

自序

我的三篇小說，都不是強有力的表現。自家做好之後，也不願再讀一過。所以這本書的批評如何，我是不顧著的。第一篇沈淪是描寫著一個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鬱病 *Hypochondair* 的解剖，裏邊也帶敘著現代人的苦悶，——便是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但是我的描寫是失敗了。第二篇南邊是描寫一個無為的理想主義者的沒落，主人公的思想在他的那篇演說裏，以看得出來。這兩篇是一類的東西，就把他們作連續的小說_他也未始不可的。這兩篇東西裏，也有幾處說及日本的國家主義對於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壓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傳的小說，所以描寫的時候，不敢用力，不過烘雲托月的點綴了幾筆。第三

篇附錄的銀灰色的死，是在時事新報上發表過的，寄稿的時候我是不寫名字寄去的，學燈欄的主持者，好像把他當作了小孩兒的痴話看，竟把他去棄了：後來不知什麼緣故，過了半年，突然把他揭發了出來。我也很覺得奇怪，但是半年的中間，還不會把那原稿，却是他的盛意，我不得不感謝他的。

銀灰色的死是我的試作，便是我的第一篇創作，是今年正月初二脫稿的。往年也曾做過一篇還鄉記，但是在北京的時候，把他燒失了，我現在正想再做他出來，不曉得也可以比得客拉衣耳的法國革命史麼？

千九百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叙於東京旅次達夫

沈淪

一

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築愈高了。

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他的學校開學之後，已經快半個學期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終古常新的皎日，依舊在她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從南方吹來的微風，同解酒的瓊露，帶著一種香氣，一陣陣的拂上面來。在黃昏未熟的稻田中，在彎曲回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

的 Words worth 的詩集，儘在那裏緩緩踱獨步。在這大平原內面並無人影：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悠悠揚揚到他的耳膜上來。他眼睛離開了書，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的一方看去，但看見了一叢雜樹，幾處人家，同魚鱗似的屋瓦上層薄薄的蜃氣樓，同輕紗似的，在那裏飄蕩。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這樣的叫了一聲，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息索的一響，道傍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他回轉頭來一看，那枝小草還是顛搖不已，一陣帶著紫蓼蘭氣息的和風，溫微的哼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在這澄

清透明的以太 Ether 中，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様子；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

他看看四邊，覺得周圍的草木，都在那裏對他微笑。看看蒼空，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裏點頭。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他覺得天空中，有一羣小天神，背上插著了翅膀，肩上掛著了弓箭，在那裏跳舞。他覺得樂極了，便不知不覺開了口，自言自語的說：

「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裏妒忌你，輕笑你，愚弄你；只有這大自然，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這晚夏的微風，這初秋的清氣，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慈母，還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你就在

這大自然的懷裏，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
這樣的說了一遍，他覺得自家可憐起來，好像一萬千哀怨，橫亙在胸中，一口說不出來的樣子。含了一雙清淚，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裏的書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注視着她，她在田野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as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這一節之後，他又忽然翻過一張來，脫頭脫腦的看到那第三節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這也是他近來的一種習慣，看書的時候，並沒有次序的。幾百頁的大書，更不必說了，就是幾十頁的小冊子，如愛美生的自

然論，Enfer's "On Nature" 沙羅的逍遙遊 Thoreau's "Excursion" 之類，也沒有完完全全從頭至尾的讀完一篇過。當他起初翻開一冊書來看的時候，讀了四行五行或一頁二頁，他每被那一本書感動，恨不得要一口氣把那本書吞下肚子裏去的樣子，到讀了三頁四頁之後，他又生起一種憐惜的心來。他心裏似乎說：

「像這樣的奇書，不應該一口氣就把他念完，要留著細細兒的咀嚼纔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後，我的熱望也就不得不消滅，那時候我就沒有好望，沒有夢想了，怎麼使得呢？」

他的腦裏雖然有這樣的想頭，其實他的心裏早有一些兒厭倦起來，到了這時候，他總把那本書收過一邊，不再看下去。過幾天或者過幾個鐘頭之後，他又用了滿腔的熱忱，同初讀那一本書的時候一樣，去讀另外的書去；幾日前或者幾點鐘前那樣的感動他的那一

本書，就不得不被他遺忘了。

放大了聲音把渭遲渥斯的那兩首詩讀了一遍之後，他忽然想把這一首詩用中國文翻譯出來。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reaper”，詩題只有如此的譯法。

「你看那個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在田裏，

你看那邊的那個高原的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冷清清地！

她一邊刈稻，一邊在那兒唱著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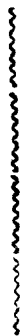
她忽兒停了，忽而又過去了，輕盈體態，風光細膩！

她一個人，刈了，又重把稻兒捆起，

她唱的山歌，頗有些兒悲涼的情味：

聽呀聽呀！這幽谷深深，

全充滿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說否，她唱的究是什麼？

或者那萬千的痴話

是唱的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戰事，千兵萬馬：

或者是些坊間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閑說？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喪苦，自然的悲楚，

這些事雖是過去的回思，將來想亦必有人指訴。」

他一口氣譯了出來之後，忽又覺得無聊起來，便自嘲自罵的說

道，

「這算是什麼東西呀，豈不同教會裏的讚美歌一樣的味道麼？」

英國詩是英國詩，中國詩是中國詩，又何必譯來對去呢！」
這樣的說了一句，他不知不覺便微微兒的笑起來。向四邊一看，太陽已經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邊的地平線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裏，飽受了一天殘照，山的周圍醞釀成一層朦朦朧朧的嵐氣，反射出一種紫不紫紅不紅的顏色來。

他正在那裏出神呆看的時候，哼的喀嗽了一聲，他的背後忽然來了一個農夫。回頭一看，他就把他臉上的笑容裝改了一副憂鬱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見的樣子。

二

他的憂鬱症，愈鬧愈甚了。

他覺得學校裏的教科書，真同嚼蠟一般，毫無半點生趣。天

氣清朗的時候，他每捧了一本愛讀的文學書，跑到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萬籟俱寂的瞬間，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蟲魚，看看白雲碧落，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有時在山中遇著一個農夫，他便把自己當作了Zaratustra，把Zaratustra所說的話，也在心裏對那農夫講了。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在這樣的時候，也難怪他不願意上學校去，去作那同機械一樣的工夫去。他竟有連接四五天不上學校去聽講的時候。

有時候他到學校裏去，他每覺得衆人都在那裏凝視他的樣子。他避來避去想避他的同學，然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他的同學的眼光，總好像懷了惡意，射在他背脊上的樣子。

上課的時候，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然而總覺得孤獨得很：在稠人廣衆之中，感得的這種孤獨，倒比一個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種孤獨，還更難受。看看他的同學看，一個個都是興高彩烈的在那裏聽先生的講義，只有他一個人身體雖然坐在講堂裏頭，心想却同飛雲逝電一般，在那裏作無邊無際的空想。

好容易下課的鐘聲響了！先生退去之後，他的同學說笑的說笑，談天的談天，個個同春來的燕雀似的，在那裏作樂；只有他一個人鎖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鈞的巨石錘住的樣子，兀的不作一聲。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學來對他講些閑話，然而他的同學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尋歡樂去，一見了他那一副愁容，沒有一個不抱頭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學了。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我的仇敵，我總有一天來復仇，我

總要復他們的仇。」

一到了悲憤的時候，他總這樣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靜之後，他又不得不嘲罵自家說：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對你當然是沒有同情的，因為你想得他們的同情，所以你怨他們，這豈不是你自家的錯誤麼？」

他的同學中的好事者，有時候也有人來向他說笑的，他心裏雖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個人談幾句至心的話，然而口裏總說不出什麼話來；所以有幾個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遠了。

他的同學日本人在那裏歡笑的時候，他總疑他們是在那裏笑他，他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他們在那裏談天的時候，若有偶然有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紅起臉來，以為他們是在那裏譏他。他同他同學中間的距離，一天一天的遠背起來。他的同學都以爲他是

愛孤獨的人，所以誰也不敢來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課之後，他挾了書包，回到他的旅館裏來，有三個日本學生和他同路的。將要到他寄寓的旅館的時候，前面忽然來了兩個穿紅裙的女學生。在這一區市外的地方，從沒有女學生看見的，所以他一見了這兩個女子，呼吸就緊縮起來。他們四個人同那兩個女子擦過的時候，他的三個日本人的同學都問她們說，

「你們上那兒去？」

那兩個女學生就作起嬌聲來回答說，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個日本學生都高笑起來，好像是很得意的樣子：只有他一個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們講了話似的，匆匆跑回旅館裏來。進了他自

家的房，把書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丟，他就在席上躺下了。——日本室內都鋪的蓆子，坐也席地而坐，睡也睡在蓆上的。——他的胸前還在那裏亂跳；用了一隻手枕著頭，一隻手按著胸口，他便自嘲白罵的說：

「You coward fellow, you are too coward!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後悔？」

「既要後悔，何以當時你又沒有那樣的膽量？不同她們去講一句話。」

「Oh, coward, coward!」

說到這裏，他忽然想起剛纔那兩個學生的眼波來了。

那兩雙活潑潑的眼睛！

那兩雙眼睛裏，確有驚喜的意思含在裏頭。然而再仔細想了

一想，他又忽然叫起來說：

「呆人呆人！她們雖有意思，與你有什麼相干？她們所送的秋波，不是單送給那三個日本人的麼？唉！唉！她們已經知道了，已經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則她們何以不來看我一眼呢！復仇復仇，我總要復她們的仇。」

說到這裏，他那火熱的頰上忽然滾了幾顆冰冷的眼淚下來。他是傷心到極點了。這一天晚上，他記的日記說：

「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

「故鄉豈不有明媚的山河，故鄉豈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這東海的島國裏來！」

「到日本來倒也罷了，我何苦又要進這該死的高等學校。他們留了五個月學回去的人，豈不在那裏享榮華安樂麼？這五六年歲月，教我怎麼能捱得過去。受盡了千辛萬苦，積了十數年的學識，我回國去，難道定能比他們來胡鬧的留學生更強麼？」

「人生百歲，年少時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這最純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這無情的島國裏虛度過去，可憐我今年已經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歲！

「死灰的二十一歲！

「我真還不如變了鐵物質的好，我大約沒有開花的日子了。」

「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能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口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裏生出來的同情！

從同情而來的愛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醜，能真心真意的愛我，我也願意爲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異性的愛情！

「蒼天呀蒼天，我並不要知識，我並不要名譽，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你若能賜我一個伊甸園內的『伊扶』，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有，我就心滿意足了。」

三

他的故鄉，是富春江上的一個小市，去杭州水程不過八九十里這一條江水，發源安徽，貫流全浙，江形曲折，風景常新：唐

朝有一個詩人贊這條江水說「一川如畫」。他十四歲的時候，請了一位先生寫了這四個字，貼在他的書齋裏，因為他的書齋的小窗，是朝著江面的。雖則這書齋結構不大，然而風雨晦明，春秋朝夕的風景，也還抵得過滕王高閣。在這小小的書齋裏過了十幾個春秋，他纔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來留學。

他三歲的時候就喪了父親，那時候他家裏困苦得不堪。好容易他長兄在日本W大學卒了業，回到北京，考了一個進士，分發在法部當差，不上兩年，武昌的革命起來了。那時候他已在縣立小學堂卒了業，正在那裏換來換去的換中學堂。他家裏的人都怪他無恒性，說他的心思太活；然而依他自己講來，他以爲他一個人同別的學生不同，不能按部就班的同他們同在一處求學的。所以他進了R府中學之後，不上半年又忽然轉到H府中學來；在H府中學

住了三個月，革命就起來了。且府中學停學之後，他依舊只能回到他那小小的書齋裏來。第二年的春天，正是他十七歲的時候，他就進了H大學的預科。這大學是在杭州城外，本來是美國長老會捐錢創辦的，所以學校裏浸潤了一種專制的弊風，學生的自由，幾乎被縮服得同針眼兒一般的小。禮拜三的晚上有什麼祈禱會，禮拜日非但不准出去遊玩，並且在家裏看別的書也不准的，除了唱贊美詩祈禱之外，只許看新舊約書；每天早晨從九點鐘到九點二十分，定要去做禮拜，不去做禮拜，就要扣分數記過。他雖然非常愛那學校近傍的山水景物，然而他的心裏，總有些反抗的意思，因為他是一個愛自由的人，對那些迷信的管束，怎麼也不甘心服從的。

- 住不上半年，那大學裏的廚子，托了校長的勢，竟打起學生來。
- 學生中間有幾個不服的，便去告訴校長，校長反說學生不是。

他看看這些情形，實在是太無道理了，就立刻去告了退，仍復回家，到那小小的書齋裏去。那時候已經是六月初了。

在家裏住了三個多月，秋風吹到富春江上，兩岸的綠樹，就快凋落的時候，他又坐了帆船，下富春江，上杭州去。却好那時候石牌樓的W中學正在那裏招插班生，他進去見了校長M氏，把他的經歷說給了M氏夫妻聽，M氏就許他插入高的班裏去。這W中學原來也是一個教會學校，校長M氏，也是一個糊塗的美國宣教師；他看看這學校的內容倒比H大學不如了。與一位很卑鄙的教務長——原來這一位先生就是H大學的卒業生，——鬧了一場，第二年的春天，他就出來了。出了W中學，他看看杭州的學校，都不能如他的意，所以他就打算不再進別的學校去。

正是這個時候，他的長兄也在北京被人排斥了。原來他的長

兄爲人正直得很，在部裏辦事，鐵面無私，并且比一般部內的人物又多了一些學識，所以部內上下，都忌憚他：有一天某次長的私人，來問他要一個位置，他執意不肯，因此次長就同他鬧起意見來，過了幾天他就辭了部裏的職，改到司法界去做司法官去了。他的二兄那時候正在紹興軍隊裏作軍官，這一位二兄軍人習氣頗深，揮金如土，專喜結交俠少。他們弟兄三人，到這時候都不能如意之所爲，所以那一小市鎮裏的兩人都說他們的風水破了。

他回家之後，便鎮日鎮夜的蜷居在他那小小的書齋裏。他父親及他長兄所藏的書籍，就作了他的良師益友。他的日記上面，一天一天的記起詩來。有時候他也用了華麗的文章做起小說來；小說裏就把他自己當作了一個多情的勇士，把他鄰近的一家寡婦的兩個女兒，當作了貴族的苗裔，把他故鄉的風物，全編作了田園的

情景；有興的時候，他還把他自家的小說，用單純的外國文翻譯起來；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他的憂鬱病的根苗，大約也就在這時候培養成功的。

在家裏住了半年，到了七月中旬，他接到他長兄的信來說，

「院內近有派予赴日本考察司法事務之意，予已許院長以東行，大約此事不日可見命令。渡日之先，擬返里小住。三弟居家，斷非上策，此次當偕伊赴日本也。」

他接到了這一封信之後，心中日日盼他長兄南來，到了九月下旬，他的兄嫂纔自北京到家。住了一月，他就同他的長兄長嫂同到日本去了。

到了日本之後，他的 *Dreams of the romantic age* 尚未醒悟，模糊的過了半載，他就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裏去了。這正是

他十九歲的秋天。

第一高等學校將開學的時候，他的長兄接到了院長的命令。要他回去。他的長兄便把他寄托在一家日本人的家裏，幾天之後，他的長兄長嫂和他的新生的姪女兒就回國去了。

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裏有一班豫備班，是爲中國學生特設的。在這豫科裏豫備一年，卒業之後，纔能入各地高等學校的正科，與日本學生同學。他考入豫科的時候，本來填的是文科，後來將在豫科卒業的時候，他的長兄定要他改到醫科去，他當時亦沒有什麼主見，就聽了他長兄的話把文科改了。

豫科卒業之後，他聽說N市的高等學校是最新的，并且N市是日本產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學校去。

四

他的二十歲的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他一個人從東京的中央車站乘了夜行車到N市去。

那一天大約是舊曆的初三四的樣子，同天鵝絨似的又藍又紫的天空裏，洒滿了一天星斗。半痕新月，斜掛在西天角上，却似仙女的蛾眉，未加翠黛的樣子。他一個人靠著了三等車的車窗，默默的在那裏數窗外人家的燈火。火車在闌黑的夜氣中間，一程一程的進去，那大都市的星星燈火，也一點一點的朦朧起來，他的胸中忽然生了萬千哀感，他的眼睛裏就忽然覺得熱起來了。

“Sentimental, too sentimental!”

這樣的叫了一聲，把眼睛揩了一下，他反而自家笑起自家來。

「你也沒有情人留在東京，你也沒有弟兄知己住在東京，你的眼淚究竟是爲誰洒的呀！或者是對於你過去的生活的傷感，或者

是對你二年間的生活的餘情，然而你平時不是說不愛東京的變？

「唉，一年人住豈無情。」

「黃鶯住久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胡思亂想的尋思了一會，他又忽然想到初次赴新大陸去的清教徒身上去。

「那些十字架下的流人，離開他故鄉海岸的時候，大約也是悲壯淋漓，同我一樣的。」

火車過了橫濱，他的感情方纔漸漸兒的平靜起來。呆呆的坐了一忽，他就取了一張明信片出來，墊在海涅 Heine 的詩集上，用鉛筆寫了一首詩寄他東京的朋友。

娥媚月上柳梢初。又向天涯別故居。四壁旗亭爭賭酒。六街燈火遠隨車。亂離年少無多淚。行李家貧只舊書。夜後蘆根秋水長。

憑君衝浦覓雙魚。

在朦朧的電燈光裏，靜悄悄的坐了一會，他又把海涅的詩集翻開來看了。

Lebet wohl, ihr glatten Saele,

Glatte Herren, glatte Frauen!

Auf die Berge will ich steigen,

Lachend auf euch niederschauen!

Aus Heines, Buch der Lieder,

「浮薄的塵寰，無情的男女，

你看那隱隱的青山，我欲乘風飛去，

且住且住。

我將從那絕頂的高峰，笑看你終歸何處。」

單調的輪聲，一聲聲連連續續的飛到他的耳膜上來，不上三十分鐘他竟被這催眠的車輪聲引誘到夢幻的情境裏去了。

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天空漸漸兒的明亮起來。在車窗裏向外一望，他只見一線青天還被夜色包住在那裏。探頭出去一望，一層薄霧，籠罩著一幅天然的畫圖，他心裏想了一想：

「原來今天又是清秋的好天氣，我的福分，真可算不薄了。」

過了一個鐘頭，火車就到了N市的停車場。

下了火車，在車站上遇見了一個日本學生；他看看那學生的制帽上也有兩條白線，便知道他也是高等學校的學生。他走上前去，對那學生脫了一脫帽，問他說：

「第X高等學校是在什麼地方的？」

那學生回答說：

「我們一路去罷。」

他就跟了那學生跑出火車站來；在火車站的前頭，乘了電車。

早晨還早得很，N市的店家都還未曾起來。他同那日本學生坐了電車，經過了幾條冷清的街巷，就在鶴舞公園前面下了車。

他問那日本學生說：

「學校還遠得很麼？」

「還有二里多路。」

穿過了公園；走到稻田中間的細路上的時候，他看看太陽已經起來了。稻上的露滴，還同明珠似的掛在那裏。前面有一叢樹林，樹林陰裏，疏疏落落的看得見幾椽農舍。有兩三條煙囪筒子突出在農舍的上面，隱隱約約的浮在清晨的空氣裏。一縷兩縷

的青煙，同爐香似的在那裏浮動，他知道農家已在那裏炊早飯了。

到學校近邊的一家旅館去一問，他一禮拜前頭寄出的幾件行李，已經到在那裏。原來那一家人家是住過中國留學生的，所以主人待他也很殷勤。在那一家旅館裏住下了之後，他覺得前途好像有許多歡樂在那裏等他的樣子。

他的前途的希望，在第一天的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實情嘲弄了。原來他的故里，也是一個小小的市鎮。到了東京之後，在人山人海的^中間，他雖然時常覺得孤獨，然而東京的都市生活，同他幼時的習慣尚無十分齟齬的地方。如今到了這N市的鄉下之後，他的旅館，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並無鄰舍，左首門外便是一條如髮的大道，前後都是稻田，西面是一方池水，并且因為學校還沒有開課，別的學生還沒有到來，這一間寬曠的旅館裏，只住了

他一個客人。白天倒還可以支吾過去，一到了晚上，他開窗一望，四面都是沈沈的黑影，并且因N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望眼連天，四面並無遮障之處，遠遠裏有一點燈火，明滅無常，森然有些鬼氣。天花板裏，又有許多虫鼠，息慄索落的在那裏爭食。

窗外有幾株梧桐，微風動葉，咄咄的響得不已，因為他住在二層樓上，所以梧桐的葉戰聲，近在他的耳邊。他覺得害怕起來，幾乎要哭出來了。他對於都市的懷鄉病 (Nostalgia)，從未有比那一晚更甚的。

學校開了課，他朋友也漸漸兒的多起來。感受性非常強烈的他的性情，也同天空大地叢林野水融和了。不上半年，他竟變成了一個大自然的寵兒，一刻也離不了那天然的野趣了。

他的學校是在N市外，剛纔說過N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

四邊的地平線，界限廣大得很。那時候日本的工業還沒有十分發達，人口也還沒有增加得同目下一樣，所以他的學校的近邊，還多是叢林空地，小阜低崗。除了幾家與學生做買賣的文房具店及藥館之外，附近並沒有居民。荒野的中間，祇有幾家爲學生而設的旅館，同曉天的星影一般，散綴在麥田瓜地的中央。晚飯畢後，披了黑氈的縵斗 (Le manteau)，拿了愛讀的書，在遲遲不落的夕照中間，散步逍遙，是非常快樂的。他的田園趣味，大約也是在這 *Idyllic wanderings* 的中間養成的。

在生活競爭不十分猛烈，逍遙自在，同中古時代一樣的時候；在風氣純良，不與市井小人同處，清閑雅淡的地方；過日子正如做夢一般。他到了N市之後，轉瞬之間已經有半載多了。

熏風日夜的吹來，草色漸漸兒的綠起來。旅館近傍麥田裏的

麥穗，也一寸一寸的長起來了。草木蟲魚都化育起來，他的從始祖傳來的苦悶也一日一日的增長起來，他每天早晨，在被窩裏犯的罪惡，也一次一次的加起來了。

他本來是一個非常愛高尚愛潔淨的人，然而一到了這邪念發生的時候，他的智力也無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痺了，他從小服膺的『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的聖訓，也不能顧全了。他犯了罪之後，每深自痛悔，切齒的說，下次總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個時候，種種幻想，又活潑潑的到他的眼前來。他平時所看見的『伊扶』的遺類，都赤裸裸的來引誘他。中年以後的Madam的形體，在他的腦裏，比處女更有挑發他情動的地方。他苦悶一場，惡鬧一場，終究不得不做她們的捕虜。這樣的一次成了兩次，兩次之陵，就成了習慣了。他犯罪之後，每到圖書館裏去翻出醫書來看

，醫書上都千篇一律的說，於身體最有害的就是這一種犯罪。從此之後，他的恐懼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有一天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好像是一本書上說，俄國近代文學的創設者 Gogol 也犯這一宗病，他到死竟沒有改過來，他想到了 Gogol 心裏就寬了一寬，因為這『死了的靈魂』的著者，也是同他一樣的。然而這不過自家對自家的寬慰而已，他的胸裏，總有一種非常的憂慮存在那裏。

因為他是非常愛潔淨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洗澡一次，因為他是非常愛惜身體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吃幾個生雞子和牛乳；然而他去洗澡或吃牛乳雞子的時候，他總覺得慚愧得很，因為這都是他的犯罪的證據。

他覺得身體一天一天的衰弱起來，記憶力也一天一天的減退了

• 他又漸漸兒的生了一種怕見人面的心，見了婦女子的時候，他覺得更加難受。學校的教科書，他漸漸的嫌惡起來，法國自然派的小說，和中國那幾本有名的誨淫小說，他念了又念幾乎記熟了。有時候他忽然做出一首好詩來，他自家便喜歡得非常，以為他的腦力還沒有破壞。那時候他每對着自家起誓說：

「我的腦力還可以使得，還能做得出這樣的詩，我以後決不再犯罪了。過去的事實是沒法，我以後總不再犯罪了。若從此自新，我的腦力，還是很可以的。」

然而一到了緊迫的時候，他的誓言又忘了。

每禮拜四五，或每月的二十六七的時候，他索性盡意的貪起歡來。他的心裏想，自下禮拜一或下月初一起，我總不犯罪了。

有時候正合到禮拜六或月底的晚上，去剃頭洗澡去，以為這就是改

過自新的記號，然而過幾天他又不得不吃雞子和牛乳了。

他的自責心同恐懼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閑，他的憂鬱症也從此利害起來了。這樣的狀態繼續了一二個月，他的學校裏就放了暑假。暑假的兩個月內，他受的苦悶，更甚於平時；到了學校開課的時候，他的兩頰的顴骨更高起來，他的青灰色的眼窩更大起來。他的一雙靈活的瞳人，變了同死魚的眼睛一樣了。

五

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蒼空，一天一天的高起來。他的旅館傍邊的稻田，都帶起黃金色來。朝夕的涼風，同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裏去，大約秋冬的佳日，來也不遠了。

一拜禮前的有一天午後，他拿了一本 Wordsworth 的詩集，在田塍路上逍遙漫步了半天。從那一天以後，他的循環性的憂鬱症

，尙未離他的身過。前幾天在路上遇著的那兩個女學生，常在他的腦裏，不使他安靜：想起那一天的事情，他還是一個人要紅起臉來。

他近來無論上什麼地方去，總覺得有坐立難安的樣子。他上學校去的時候，覺得他的日本同學都似在那裏排斥他。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也許久不去尋訪了，因為去尋訪了回來，他心裏反覺得空虛。他的幾個中國同學，怎麼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去尋訪的時候，總想得些同情回來的，然而談了幾句之後，他又不得不自悔尋訪錯了。有時候講得投機，他就任了一時的熱意，把他的內外的生活都講了出來，然而到了歸途，他又自悔失言，心理的責備，倒反比不去訪友的時候，更加利害。他的幾個中國朋友，因此都說他是染了神經病了。他聽了這話之後，對了那幾個中國同

學，也同對日本學生一樣，起了一種復仇的心。他同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一日一日的疏遠起來。雖在路上，或在學校裏遇見的時候，他同那幾個中國同學，也不點頭招呼。中國留學生開會的時候，他當然是不去出席的。因此他同他的幾個同胞，竟宛然成了兩家仇敵。

他的中國同學的裏邊，也有一個很奇怪的人：因為他自家的結婚有些道德上的罪惡，所以他專喜講人的醜事，以掩己之不善，說他是神經病，也是這一位同學說的。

他交遊離絕之後，孤冷得幾乎到將死的地步，幸而他住的旅館裏，還有一個主人的女兒，可以牽引他的心，否則他真只能自殺了。他旅館的主人的女兒，今年正是十七歲，長方的臉兒，眼睛大得很，笑起來的時候，面上有兩顆笑鬚嘴裏有一顆金牙看得出來，

因為她的笑容是非常可愛，所以她也時常在那裏笑的。

他心裏雖然非常愛她，然而她送飯來或來替他鋪被的時候，他總裝出一種兀不可犯的樣子來。他心裏雖想對她講幾句話，然而一見了她，他總不能開口。她進他房裏來的時候，他的呼吸竟急促到吐氣不出的地步。她在她的面前實在是受苦不起了，所以近來她進他的房裏來的時候，他每不得不跑出房外去。然而他思慕她的心情，却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旅館裏的學生，都上N市去行樂去。他因為經濟困難，所以吃了晚飯，上西面池上去走了一回，就回來了。

回家來坐了一會，他覺得那空曠的二層樓上，只有他一個人在家。靜悄悄的坐了不耐煩起來的時候，他又想跑出外面去。然而要跑出外面去，不得不由主人的房門口經過，因為主人和他女兒

的房，就在大門的邊上。他記得剛纔進來的時候，主人和他的女兒正在那裏吃飯。他一想到經過她面前的時候的苦楚，就把跑在外面去的心思丟了。

拿出了一本Gosset的小說來讀了三四頁之後，靜寂的空氣裏，忽然傳了幾聲潑水的聲音過來。他靜靜兒的聽了一聽，呼吸又一霎時的急了起來，面色也漲紅了。遲疑了一會，他就輕輕的開了房門，拖鞋也不拖，幽腳幽手的走下扶梯去。輕輕的開了便所的門，他儘兀兀的站在便所的玻璃窗口偷看，原來他旅館裏的浴室，就在便所的間壁，從便所的玻璃窗裏看去，浴室裏的動靜了了可見，他起初以為看一看就可以走的，然而到了一看之後，他竟同被釘子釘住的一樣，動也不能動了。

那一雙雪樣的乳峯！

那一雙肥白的大腿！

這全身的曲線！

呼氣也不呼，仔仔細細的看了一會，他面上的筋肉，都發起痧來。愈看愈顫得利害，他那發顫的前額部，竟同玻璃窗衝擊了一下。被蒸氣包住的那赤裸裸的『伊扶』便發了嬌聲問

『是誰呀……』

他一聲也不響，急忙跳出了便所，就三脚兩步的跑上樓上去了。

他跑到了房裏，面上同火燒的一樣，口也乾渴了。一邊他自家打自家的嘴吧，一邊就把他的被窩拿出來睡了。他在被窩裏翻來覆去，總睡不着，便立起了兩耳。聽起樓下的動靜來。他聽聽潑水的聲音也息了，浴室的門開了之後，他聽見門的脚步聲好像是走上樓來的樣子。用被包着了頭，他心裏的耳朵明明告訴他說：

「她已經立在門外了。」

他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往上奔注的樣子。心裏怕得非常，差得非常，也喜歡得非常。然而若有人問他，他無論如何，總不肯承認說，這時候他是喜歡的。

他屏住了氣息，尖著了兩耳聽了一會，覺得門外並無動靜，又故意喀嗽了一聲，門外亦無聲響。他正在那裏疑惑的時候，忽聽見她的聲音，在樓下同她的父親在那裏說話。他手裏捏了一把冷汗，拚命想聽出她的話來，然而無論如何總聽不清楚。停了一會，她的父親高聲的笑了起來，他把被蒙頭的一置，咬緊了牙齒說：

「她告訴了他了！她告訴了他了！」

這一天的晚上他一睡也不會睡著。第二天的早晨，天亮的時候，他就驚心弔膽的走下樓來。洗了手面，刷了牙，趁主人和他

的女兒還沒有起來之先，他就同逃也似的出了那個旅館，跑到外面來。

官道上的沙塵，染了朝露，還未曾乾著。太陽已經起來了。他不問皂白，一直的往東走去。遠遠有一個農夫，拖了一車野菜慢慢的走來。那農夫同他擦過的時候，忽然對他說：

「你早啊！」

他倒驚了一跳，那清瘦的臉上，又起了一層紅潮，胸前又亂跳起來。他心裏想：

「難道這農夫也知道了麼？」

無頭無腦的跑了好久，他回轉頭來看看他的學校，已經遠得很了。太陽也昇高了。他摸摸表看，那銀餅大的表，也不在身邊。從太陽的角度看起來，大約已經是九點鐘前後的样子。他雖

然覺得飢餓得很，然而無論如何，總不願意再回到那旅館裏去，同主人和他的女兒相見。想去買些零食充一充饑，然而他摸摸自家的袋看，袋裏祇剩了一角二分錢在那裏。他到一家鄉下的雜貨店內去，儘那一角二分錢，買了些零碎的食物，想去尋一處無人看見的地方去吃去。走到了一處兩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他朝南的一望，只見與他的去路橫交的那一條自北趨南的路上，行人稀少得很。

那一條路是向南的斜低下去的，兩面更有高壁在那裏，他知道這路是從一條小山中間開闢出來的。他剛纔去來的那條大道，便是這山的嶺脊，十字路當作了中心，與嶺脊上的那條大道相交的橫路，是兩邊低斜下去的。在十字路口遲疑了一會，他就取了那一條向南斜下的路走去。走盡了兩面的高壁，他的去路就穿入大平原去，直通到彼岸的市內。平原的彼岸有一簇深林，劃在碧空的心裏，

他心裏想：

「這大約就是A神宮了。」

他走盡了兩面的高壁，向左手斜面上一望，見沿高壁的那山面上有一道女牆，圍住著幾間茅舍，茅舍的門上懸著了『香雪海』三字的一方匾額。他離開了正路，走上幾步，到那女牆的門前，順手的向門一推，那兩扇柴門竟自開了。他就隨隨便便的踏了進去：門內有一條曲徑，自門口通過了斜面，直達到山上去的。曲徑的兩傍，有許多老蒼的梅樹種在那裏，他知道這就是梅林了。順了那一條曲徑，往北的從斜面上走到山頂的時候，一片同圓蓋似的平地，展開在他的眼前。這園自從山脚上起，跨有朝南的半山斜面，同頂上的一塊平地，布置得非常幽雅。

山頂平地的西面是千仞的絕壁，與隔片的絕壁相對峙，兩壁的

中間，便是他剛走過的那一條自北趨南的通路。背臨著了那絕壁，有一間樓屋，幾間半屋造在那裏。因為這幾間屋，門窗都閉在那裏，他所以知道這定是為梅花開日，賣酒食用的。樓屋的前面，有一塊草地，草地中間，有幾方白石，圍成了一個花園，圈子裏，臥著一枝老梅。那草地的南盡頭，山頂的平地正要向南斜下去的地方，有一塊石碑立在那裏，係記這梅林的歷史的。他在碑前的草地上坐下之後，就把買來的零食拿出來吃了。

吃了之後，他兀兀的在草地上坐了一會。四面並無人聲，遠遠的樹枝上，時有一聲兩聲的鳥鳴聲飛來。他仰起頭來看看澄清的碧空，同那皎潔的日輪，覺得四面的樹枝房屋，小草飛禽，都一樣的在和平的太陽光裏，受大自然的化育。他那昨天晚上的犯罪記憶，正同遠海的帆影一般，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

這梅林的平地上和斜面上，又來又去的曲徑很多。他站起來走來走去的走了一會，方曉得斜面上梅樹的中間，更有一間平屋造在那裏。從這一間房屋往東的走去幾步，有眼古井，埋在松葉堆中。他搖搖井上的唧筒看；唧唧的響了幾聲，却抽不起水來。

他心裏想：

『這園大約祇有梅花開的時候，開放一下，平時總沒有人住的。』

想到這裏他又自言自語的說：

『既然空在這裏，我何妨去問園主人去借住借住。』

想定了主意，他就跑下山來，打算去尋園主人去。他將走到

門口的時候，却好遇見一個五十來歲的農夫走進園來。他對那農

夫道歉之後，就問他說：

「這園是誰的，你可知道麼？」

「這園是我經管的。」

「你住在什麼地方的？」

「我住在路的那面的。」

一邊這樣的說，一邊那農民指著通路西邊的一間小屋給他看。他

向西一看，果然在西邊的高壁盡頭的地方，有一間小屋在那裏。

他點了點頭，又問說：

「你可以把園內的那間樓屋租給我住麼？」

「可是可以的，你只一個人麼？」

「我只一個人。」

「那你可不必搬來的。」

「這是什麼緣故呢？」

「你們學校裏的學生，已經有幾次搬來過了，大約都因為冷靜不過，住不上十天，就搬走的。」

「我可同別人不同，你但能租給我，我是不怕冷靜的。」

「這樣豈有不租的道理，你想什麼時候搬來？」

「就是今天午後罷。」

「可以的，可以的。」

「請你就替我掃一掃乾淨，免得搬來之後着忙。」

「可以可以。再會！」

「再會！」

六

搬進了山上梅園之後，他的憂鬱症 Hypochondria 又變起形狀來了。

他同他的北京的長兄，爲了一些兒細事，竟生起齟齬來。他發了一封長長的信，寄到北京，同他的長兄絕了交。

那一封備發出之後，他呆呆的在樓前草地上想了許多時候。他自家想想看，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其實這一次的決裂，是發始於他的。同室操戈，事更甚於他姓之相爭，自此之後，他恨他的長兄竟同蛇蝎一樣。他被他人欺侮的時候，每把他長兄拿出來作比：

『自家的弟兄，尙且如此，何況他人呢！』

他每達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必盡把他長兄待他苛刻的事情，細細回想出來。把各種過去的事蹟，列舉出來之後，就把他長兄判決是一個惡人，他自家是一個善人。他又把自家的好處列舉出來，把他所受的苦處，誇大的細數起來。他證明得自家是一個世界上

最苦的人的時候，他的眼淚就同瀑布似的流下來。他在那裏哭的時候，空中好像有一種柔和的聲音對他說：

「啊吓，哭的是你麼？那真是冤屈了你了。像你這樣的善人，受世人的那樣的虐待，這可真是冤屈了你了。罷了罷了，這也是天命，你別再哭了，怕傷害了你的身體！」

他心裏一聽到這一種聲音，就舒暢起來。他覺得悲苦的中間，也有無窮的甘味在那裏。

他因為想復他長兄的仇，所以就將所學的醫科丟棄了，改入文科裏去。他的意思，以為醫科是他長兄要他改的，仍舊改回文科，就是對他長兄宣戰的一種明示。並且他由醫科改入文科，在高等學校須遲卒業一年。他心裏想，遲卒業一年，就是早死一歲，你若因此遲了一年，就到死可以對你長兄含一種歉意。因為他恐

怕一二年之後，他們兄弟兩人的感情，仍舊和好起來；所以這一次的轉科，便是幫他永久敵視他長兄的一個手段。

氣候漸漸兒的寒起來，他搬上山來之後，已經有個月了。

幾日來天氣陰鬱，灰色的層雲，天天掛在空中。寒冷的北風吹來的時候，梅林的樹葉，已將凋落起來。

初搬來的時候，他賣了些舊書，買了許多炊飯的器具，自家燒了一個月飯，因為天冷了，他也懶得燒了。他每天的火食，就一切包給了山脚下的園丁家包辦。他近來祇同退院的閑僧一樣，除了怨人罵己之外，更沒有別的事了。

有一天早晨，他侵早的起來。是把朝東的窗門開了之後，他看見前面的地平線上有幾縷紅雲，在那裏浮蕩。東天半角，反照出一種銀紅的灰色，因為昨天下了一天微雨，所以他看了這清新的

旭日，比平日更添了幾分歡喜。他先到山的斜面上，從那古井裏汲了水，洗了手面之後，覺得滿身的氣力，一霎時回復轉來的樣子。他便跑上稼去，拿了一本黃仲則的詩集下來，一邊高聲朗讀，一邊儘在那梅林的曲徑裏，跑來跑去的跑圈子，不多一會，太陽起來了。

從他住的山頂向南方看去，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平原裏的稻田，都尙未收割起。金黃的穀色，以紺碧的天空作了背景，反映着一天太陽的晨光，那風景正同看密來 Mill 的田園清畫一般。他覺得自家好像已經變了幾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樣子，對這自然的默示，他不覺笑起自家的氣量狹小起來。

「赦饒了！赦饒了！你們世人得罪於我的地方，我都饒赦了你們罷！來，你們來，都來同我講和罷！」

手裏拿著了那一本詩集，眼裏浮著了兩泓清淚，正對了那平原的秋色，呆呆的立在那裏想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忽聽見他的近邊，有兩人在那裏低聲的說：

「今天晚上你一定要來的哩！」

這分明是男子的聲音。

「我是非常想來的，但是恐怕……」

他聽了這嬌滴滴的女子的聲音之後，好像是被電氣貫穿了的樣子，覺得自家的血液循環都停止了。原來他的身邊有一叢長大的葦草生在那裏，他立在那叢草的右面，那一對男女，大約是在葦草的左面，所以他們兩個還不曉得隔着葦草，有人站在那裏。那男人又說：

「你心真好，請你今晚來罷，我們倒如今還沒在被窩裏○○。」

「……………」

他忽然聽見兩人的嘴唇，灼灼的好像在那裏吮吸的樣子。他正同餓了食的野狗一樣，就驚心吊膽的把身子屈倒去聽了。

「你去死罷，你去死罷，你怎麼會下流到這樣的地步。」

他心裏雖然如此的在那裏痛罵自己，然而他那一雙尖着的耳朵，却一言半語也不願意遺漏，用了全副精神在那裏聽着。

地上的落葉索息索息的響了一下。

解衣帶的聲音。

人嘶嘶的吐了幾口氣。

「尖吮吸的聲音。」

女人半輕半重，斷斷續續的說：

「你！……你！……你快……快○○罷。……別……」

別……：別被人……：被人看見了。」

他的面色，一霎時的變了灰色了。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紅了起來。他的上顎骨同下顎骨呷呷的發起顫來。他再也站不住了。他想跑開去，但是他的兩隻脚，總不聽他的話。他苦悶了一場，聽聽兩人出去了之後，就同落水的貓狗一樣，回到樓上房裏去，拿出被窩來睡了。

七

他飯也不吃，一直在被窩裏睡到午後四點鐘的時候纔起來。

那時候夕陽洒滿了遠近。平原的彼岸的樹林裏，有一帶蒼煙，悠悠揚揚的籠罩在那裏。他跟踉蹌蹌的走下了山，上了那一條自北趨南的大道，穿過了那平原，無頭無緒的儘是向南的走去。走盡了平原，他已經到了A神官前的電車停留處了。那時候却好從南

面有一乘電車到來，他不知不覺就乘了上去，既不知道他究竟爲什麼要乘電車，也不知道這電車是往什麼地方去的。

走了十五六分鐘，電車停了，運車的教他換車，他就換了一乘車。走了二三十分鐘，電車又停了，他聽見說是終點了，他就走了下來。他的面前就是築港了。

前面一片汪洋的大海，橫在午後的太陽光裏，在那裏微笑。

超海而南有一髮青山，隱隱的浮在透明的空氣裏。西邊是一脈長堤，直馳到海灣的心裏去。堤外有一處燈臺，同巨人似的，立在那裏。雙艘空船和幾隻舢板，輕輕的在繫泊的地方浮蕩。海中近岸的地方，有許多浮標，飽受了斜陽，紅紅的浮在那裏。遠處風來，帶着幾句單調的話聲，既聽不清楚是什麼話，也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

他在岸邊上走來走去走了一會，忽聽見那一邊傳過了一陣擊磬的聲來。他跑過去一看，原來是爲喚渡船而發的。他立了一會，看有一隻小火輪從對岸過來了。跟着了一個四五十歲的工人，他也進了那隻小火輪去坐下了。

渡到東岸之後，上前走了幾步，他看見靠岸有一家大莊子在那裏。大門開得很大，庭內的假山花草，布置得楚楚可愛。他問是非，就踱了進去。走不上幾步，他忽聽得前面家中有女人的嬌聲叫他說：

「請進來吓！」

他不覺驚了一頭，就呆呆的站住了。他心裏想：

「這大約就是賣酒食的人家，但是我聽見說，這樣的地方，總有妓女在那裏的。」

一想到這裏，他的精神就抖擻起來，好像是一桶冷水澆上身來的樣子。他的面色立時變了。要想進去又不能進去，要想出來又不得出來；可憐他那同兔兒似的小膽，同猿猴似的淫心，竟把他陷到一個大大的難境裏去了。

「進來吓！請進來吓！」

裏面又嬌滴滴的叫了起來，帶著笑聲。

「可惡東西，你們竟敢欺我膽小麼？」

這樣的怒了一下，他的面色更同火也似的燒了起來。咬緊了牙齒，把脚在地上輕輕畧的蹬了一蹬，他就捏了兩個拳頭，向前進去，好像是對了那幾個年輕的侍女宣戰的樣子。但是他那青一陣紅一陣的面色，和他的面上，微微兒在那裏震動的筋肉，他總隱藏不過。他走到那幾個侍女的面前的時候，幾乎要同小孩似的哭出來了。

「請上來！」

「請上來！」

他硬了頭皮，跟了一個十七八歲的侍女走上樓去，那時候他的精神已經有些鎮靜下來了。走上幾步，經過一條暗暗的夾道的時候，一陣惱人的粉花香氣，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種肉的香味，和頭髮上的香油氣息合作了一處，哼的撲上他的鼻孔裏來：他立刻覺得頭暈起來，眼睛裏看見了幾顆火星，向後邊跌也似的退了一步。他再定睛一看，只見他的前面黑闇闇的中間，有一長圓形的女人的粉面，堆着了微笑，在那裏問他說。

「你！你還是它靠海的地方去呢？還是怎樣？」

他覺得女人人口裏吐出來的氣息，也熱和的哼上他的面來。他不知不覺把這氣息深深一口。他的意識，感覺到這行爲的

時候，他的面色，又
，起來。他不得已只能含含糊糊的答
應她說：

「上靠海的房間裏去。」

進了一間靠海的小房間，那侍女便問他要什麼采。他就回答說：

「隨便拿幾樣來罷。」

「酒要不要？」

「要的。」

那侍女出去之後，他就站起來推開了紙窗，從外邊放了一陣空氣進來。因為房裏的空氣，沈濁得很，他剛纔在夾道中聞過的那一陣女人的香味，還剩在那裏，他實在是受這一陣氣味壓迫不過了。

一灣大海，靜靜地浮在他的面前。外邊好像是起了微風的樣子，一片一片的海浪，受了陽光的返照，同金魚的魚鱗似的，在那

裏微動。他立在窗前看了一會，低聲的吟了一句詩出來：

『夕陽紅上海邊樓。』

他向西的一望，見太陽離西南的地平線祇有一丈多高了。呆的看了一會，他的心想怎麼也離不開剛纔的那個侍女。她的口裏的頭上的面上的和身體上的那一種香味，怎麼也不容他的心思去想別的東西。他纔知道他想吟詩的心是假的，想女人的肉體的心是真的了。

停了一會，那侍女把酒菜搬了進來，跪坐在他的面前，親親熱熱的替他上酒。他心裏想仔仔細細的看她一看，把他的心裏的苦悶都告訴了她，然而他的眼睛怎麼也不敢平視她一眼，他的舌根，怎麼也不能搖動一搖動。他不過同啞子一樣，偷看看她那擱在膝上的一雙纖嫩的白手，同衣縫裏露出來的一條粉紅的圍裙角。

原來日本的婦人都不穿褲子，身上貼肉祇圍著一條短短的圍裙，外邊就是扣件長袖的衣服，衣服上也沒有鈕扣，腰裏祇縛著一條一尺多寬的帶子，後面結着一個方結。她們走路的時候，前面的衣服每一步一步的掀開來，所以紅色的圍裙，同肥白的腿肉，每能偷看。這是日本女子特別的美處，他在路上遇見女子的時候，注意的就是這些地方。他切齒的痛罵自己。畜生！狗賊！卑怯的人！也便是這個時候。

他看了那侍女的圍裙角，心頭便亂跳起來。愈想同她說話，他覺得愈講不出話來。大約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煩起來了，便輕輕的問他說：

「你府上是什麼地方？」

一聽了這一句話，他那清瘦蒼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層紅色；含含糊

糊的回答了一聲，他吶吶的總說不出話來。可憐他又站在斷頭臺上了。

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自認說了。

「我是支那人。」

「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強大起來！」

他全身發起慄來，他的眼淚又快滾下來了。

那侍女看他發顫發得利害，就想讓他一個人在那裏喝酒，好教他把精神安鎮安鎮，所以對他說：

「酒就快沒有了，我再去拿一瓶來罷。」

停了一會也聽得那侍女的地步聲又走上樓來。他以為她是上他這裏來的，所以就衣服整了一整，姿勢改了一改。但是他被她欺了。她原來是領了兩三個另外的客人，上間壁的那一間房間裏去的。那兩三個客人都在那裏對那侍女取笑，那侍女也嬌滴滴的說：

「別胡鬧了，間壁還有客人在那裏。」

他聽了立刻就發起怒來。他心裏罵他們說：

「狗才！俗物！你們都敢來欺侮我麼？復仇復仇，我總要

復你們的仇。世間那裏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負心東西，

你竟敢把我丟了麼？罷了罷了，我再也不愛女人了，我再也不

愛女人了。我就愛我的祖國，我就把我的祖國當作了情人罷。

」

他馬上就想跑回去發憤用功。但是他的心裏，却很羨慕那間壁的幾個俗物。他的心裏，還有一處地方在那裏盼望那個侍女再回到他這裏來。

他按住了怒，默默的喝乾了幾杯酒，覺得身上熱起來。打開了窗門，他看看太陽就快要下山去了。又連飲了幾杯，他覺得他面前的海景都朦朧起來。西面堤外的那燈臺的黑影，長大了許多。一層茫茫的薄霧，把海天融混作了一處。在這一層渾沌不明的薄紗影裏，西方那將落不落的太陽，好像在那裏惜別的樣子。他看了一會，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只覺得好笑。呵呵的笑了一回，他用手擦擦自家那火熱的雙頰，便自言自語的說：

『醉了醉了！』

那侍女果然進來了。見他紅了臉，立在窗口在那裏痴笑，便

問他說：

「窗開了這樣大，你不冷的麼？」

「不冷不冷，這樣好的落照，誰捨得不看呢？」

「你真是一個詩人呀！酒拿來了。」

「詩人！我本來是一個詩人。你去把紙筆拿了來，我馬上寫一首詩給你看看。」

那侍女出去了之後，他自家覺得奇怪起來。他心想：

「我怎麼會變了這樣大膽的？」

痛飲了幾杯新拿來的熱酒，他更覺得快活起來，又禁不得呵呵的笑了一陣。他聽見間壁房間裏的那幾個俗物，高聲的唱起日本歌來，他也放大了嗓子唱着說：

「醉拍闌干酒意寒。江湖牢落又冬殘。劇憐鸚鵡中州骨。未拜

長沙太傅官。一飯千金圖報易。五噫幾輩出關難。茫茫煙水回頭望。也爲神州淚暗彈。」

高聲的念了幾遍，他就在蓆上醉倒了。

八

一醉醒來，他看看自家睡在一條紅綢的被裏，被上有一種奇怪的香氣。這一間房間也不很大，但已不是白天的那一間房間了。房中掛着一張十燭光的電燈，枕頭邊上擺着了一壺茶，兩隻杯子。他倒了二三杯茶，喝了之後，就踉踉跄跄的走到房外去。他開了門，却好白天的那侍女也跑過來了。她問他說：

「你！你醒了麼？」

他點了一點頭，笑微微的回答說：

「醒了。廁所是在什麼地方的？」

「我領你去罷。」

他就跟了她去。他走過日間的那道夾道的時候，電燈點得明亮得很。遠近有許多歌唱的聲音，三弦的聲音，大笑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朵裏來。白天的情節，他都想了出來。一想到酒醉之後，他對那侍女說的那些話的時候，他覺得面上又發起燒來。

從廁所回到房裏之後，他問那……：

「這被是你的麼？」

侍女笑着說：

「是的。」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大約是八點四五十分的樣子。」

「你去開了賬來罷！」

「是。」

他付清了帳，又拿了一張紙幣給那侍女，他的手不覺微顫起來。

那侍女說：

「我是不要的。」

他知道她是嫌少了。他的面色又漲紅了，袋裏摸來摸去，祇有一張紙幣了，他就拿了出來給她說：

「你別嫌少了，請你收了罷。」

他的手震動得更加利害，他的話聲也顫動起來了。那侍女對他看了一眼，就低聲的說：

「謝謝！」

他一直的跑下了樓，套上了皮鞋，就走到外面來。

外面冷得非常，這一天大約是舊曆的初八九的樣子。半輪寒

月，高掛在天空的左半邊。淡青的圓形入盞裏，也有幾點疏星，散在那裏。

他在海邊上走了一回，看看遠岸的漁燈，同鬼火似的在那裏招引他。細浪中間，映着了銀色的月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裏開閉的樣子。不知是什麼道理，他忽想跳入海裏去死了。

他摸摸身邊看，乘電車的錢也沒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罵自己。

「我怎麼會走上那樣的地方去的，我已經變了一個最下等的人了。悔也無及，悔也無及。我就在這裏死了罷。我所求的愛情，大約是求不到了。沒有愛情的生涯，豈不同死灰一樣麼？唉，這乾燥的生涯，這乾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裏仇視我，欺侮我，連我自家的親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裏擠我

出去到這世界外去。我將何以爲生，我又何必生存在這多苦的世界裏呢！」

想到這裏，他的眼淚就連連續續的滴下來。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沒有分別了。他也不舉起手來揩揩眼淚，月光射到他的面上，兩條淚線，倒變了葉上的朝露一樣放起光來。他回轉頭來，看看他自家的那又瘦又長的影子，不覺心痛起來。

「可憐你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雖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該累你也瘦弱到這地位的。影子呀影子，你饒了我罷！」

他向西面一看，那燈臺的光，一霎變了紅一霎變了綠的，在那裏盡他的本職。——那綠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時候，海面就現出一條淡青的路來。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見西方青蒼蒼的天底下，有一顆

明星，在那裏搖動。

「那一顆搖搖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國。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顆星的底下，也曾送過十八個秋冬。我的鄉土吓，我如今再不能見你的面了。」

他一邊走着，一邊儘在那裏自傷自悼的想這些傷心的哀話。走了一會，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淚便同驟雨似的落下來。他覺得四邊的景物，都模糊起來。把眼淚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長嘆了一聲，他便斷斷續續的說：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完」

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改作

南遷

一 南遷 O'Dahin! Dahin!

你若把日本的地圖展開來一看，東京灣的東南，能看得見一條葫蘆形的半島，浮在浩渺無邊的太平洋裏。這便是有名的安房半島！

安房半島，雖然沒有地中海內的長靴島的風光明媚，然而成層的海浪，蔚藍的天色，柔和的空氣，平曠的低巒，海岸的漁網，和村落的居民，也很具有南歐海濱的性質，能使旅客，忘記他是身在異鄉。若用英文來說，便是一個 *Hospitable, inviting dream-land of the romantic age.*（中世浪漫時代的，鄉風純樸，山水秀麗的夢境）了。

東南的斜面沿著了太平洋，從銚子到大原，成一半月灣，正可當作葫蘆的下面的狹處看。銚子是葫蘆下層的最大的圓周上的一點，大原是葫蘆的第二層膨脹處的圓周上的一點。葫蘆的頂點一直的向西曲了，就成了一個大半島裏邊的小半島，地名西岬村。西岬村的頂點便是洲崎，朝西的橫界在太平洋和東京灣的中間，洲崎以東是太平洋，洲崎以北，是東京灣。洲崎遙遙與伊豆半島，相摸灣相對；安房半島的住民每以他爲界線，稱洲崎以東沿着太平洋的一帶爲外房，洲崎以北沿着東京灣的一帶爲內房。原來半島的住民通稱半島爲房州，所以內房外房，便是內房州外房州的縮寫。房州半島的葫蘆形的底面，連着東京，所以現在火車，從東京兩國橋驛出發，內房能直達到館山外房能達到勝浦。

二、出京 *Flucht auf das Land*.

千九百二十年的春天，二月初旬的有一天的午後，東京上野精養軒的樓上朝公園的小客室裏，有兩個異鄉人在那裏喫茶菓。一個是五十歲上下的西洋人，頭頂已有一塊禿了。皮膚帶着淺黃的黑色，高高的鷹嘴鼻的左右，深深窪在肉裏的兩隻眼睛，放出一種鈍靱的光來。腫腫的黃黑色，大約就是他的血統的證明，他那五尺五寸的肉體中間，或者有姊泊西-Gypsy-的血液混在裏頭也未可知，或者有東方人的血液混在裏頭也未可知，但是生他的母親，可確是一位愛爾蘭的美婦人。他穿的是一套半舊的灰黑色的嘩嘩的洋服，帶着一條圓領，圓領底下就連接着一件黑的小緊身，大約是代 *Waist-Coat*（腰褂）的。一個是二十四五歲的青年，身體也有五尺五寸多高，我們一見就能知道他是中國人，因為他那清瘦的面貌

，和纖長的身體，是在日本人中間尋不出來的。他穿着一套廉价的色的嗶嘰的大學制服，頭髮約有一寸多深，因為蓬蓬直立在他那短短的臉面的上頭，所以反映出一層憂鬱的形容在他面上。他和那西洋人對坐在一張小小的棹上，他的左手，和那西洋人的右手是靠著朝公園的玻璃窗。他們講的是英國話，聲氣很幽，帶着一種梅蘭刻烈 Melancholy 的餘韻，與窗外的午後的陽光，和頭上的萬里的春空，却成了一個有趣的對照（Contrast），他們的話翻譯出來，就是：

『你的臉色，近來更難看了：我勸你去轉換轉換空氣，到鄉下去靜養幾個禮拜。』西洋人。

『臉色不好麼？轉地療養，也是很好的，但是一則因為我懶得行動，二則一個人到鄉下去也寂寞得很，所以雖然寒冷得非

常，我也不想到東京以外的地方去。」青年。

說到這裏，窗外吹過一陣夾沙夾石的風來，玻璃窗振動了一下，響了一下，風就過去了。

「房州你去過沒有？」西洋人。

「我沒有去過。」青年。

「那一個地方纔好呢！是突出在太平洋裏的一個半島，受了太平洋的暖流，外房的空氣是非常和暖的，同東京大約要差十度的溫度，這個時候，你若到太平洋岸去一看，怕還有些女人，赤裸裸的跳在海裏捉魚呢！一帶山村水郭，風景又是很好的，你不是很喜歡我們英國的田園風景的麼？你上房州去就對了。」

「你去過了麼？」

「我是常去的，我有一個女朋友住在房州，她也是英國人，她的男人死了，只一個人住在海邊上。她的房子寬大得很，造在沙岸樹林的中間；她又是一個熱心的基督教徒，你若要去，我可以替你介紹的，她非常歡喜中國人，因為她和她的男人從前也在中國做過醫生的。」

「那麼就請你介紹介紹，出去旅行一次，或者我的生活的行程，能改變得過來也未可知。」

另外還有許多閑話，也不必去提及。

到了四點的時候，窗外的鐘聲響了。青年按了電鈴，叫侍者進來，拿了一張五元的紙幣給他。青年站起來要走的時候看看那西洋人還兀的不動，青年便催說：「我們去罷！」

那西洋人便張圓了眼睛問他說：

「找頭呢？」

「多的也沒有幾個錢，就給了他們茶房罷了。」

「茶點總不至要五塊錢的。你把找頭拿來捐在教會的傳道捐裏多好啊！」

「罷了，罷了，多的也不過一塊多錢。」

那西洋人還不肯走，青年就一個人走出房門來，西洋人一邊還在那裏輕輕的絮說，一邊看見青年走了，也祇能跟了走出房門，下樓，上大門口去。在大門口取了外套，帽子，走出門外的時候，殘冬的日影，已經落在西天的平線上，滿城的房屋，都沈在薄暮的光線裏了。

夜陰一刻一刻的張起她的翼勝來，那西洋人和青年在公園的大佛前面，緩步了一忽，遠近的人家都點上電燈了。從上野公園的

高臺上向四面望去，只見同紗囊裏的螢火虫一樣，高下人家的燈火，都在晚煙裏放異彩。遠處的風來，帶着市井的嘈雜的聲音。

電車的車輪聲傳近到他們兩人耳邊的時候，他們纔知道現在是回家去的時刻了。急急的走了一下，他們已經走到了公園前大街上的電車停車處，却好向西的有一乘電車到來，他們兩人就用了死力，擠了上去，因為這是工場休工的時候，勞動者大家都要乘了電車，回到他們的小小的住屋裏去，所以車上人擠得不堪。

青年被擠在電車的後面，幾乎吐氣都吐不出來。電車開車的時候，上野的報時的鐘聲又響了。聽了這如怨如訴的薄暮的鐘聲，他的心思又忽然消沈起來：

『這些可憐的有血肉的機械，他們家裏或許也有妻子的。他們的衣不暖食不飽的小孩子有什麼罪惡，一生出地上，就不得

不同他們的父母，受這世界上的磨折！或者在豬圈似的貧民窟的門口，有同餓鬼似的小孩兒，在那裏等候他們的父親回來。這些同餓犬似的小孩兒，長到八九歲的時候，就不得不去作小機械去。漸漸長大了，成了一個工人，他們又不得不同他們的父祖會祖一樣，將自家的血液，去補充鐵木的機械的不足去。吃盡了千辛萬苦，從幼到長，從生到死，他們的生活沒有半點變更，唉，這人生究竟有什麼趣味，勞動者吓勞動者，你們何苦要生存在世上？這多是有權勢的人的壞處，可惡的這有權勢的人，可惡的這有權勢的階級，總要使他們斬草除根的消滅盡了纔好。」

他想到這裏，就自家嘲笑起自家來：

「呵呵，你也被日本人的社會主義感染了。你要救日本的勞

動者，你何不先去救救你自家的同胞呢？在軍人和官僚的政治的底下，你的同胞所受的苦楚，難道比日本的勞動者更輕麼？日本的勞動者，雖然沒有財產，然而他們的生命總是安全的。你的同胞，鄉下的農夫，若因納捐輸粟的事情，有一點違背，就不得不被軍人來虐殺了。從前做大盜，現在做將軍的人，進京出京的時候，若說鄉下人不知道，在他們的專車停着的地方走過，就不得不被長槍短刀來斫死了。大盜的督軍的什麼武裝自動車，在街上衝死了百姓，還說百姓不好，對了死人的家族，還要他們陪罪罰錢。你同胞的妻女，若有美的，就不得不被軍人來姦辱了。日本的勞動者到了日暮回家的時候，也許有他的妻女來安慰他的，那時候他的一天的苦楚，便能忘在腦後，但是你的同胞如何？不問是不是你的結髮妻

小，若督軍師長道尹知事等類要她去作一房第八九的小妾，你能拒絕麼？有訴訟事件的時候，你若送知事的錢，送了比你的對爭者少一點，或是在督軍衙門裏沒有一個親戚朋友，雖然受了冤屈，你難道能分訴得明白麼？』

想到這裏的時候，青年的眼睛裏，就酸軟起來。他若不是被擠在這一羣勞動者的中間，怕他的感情就要發起作用來，却好車到了本鄉三丁目，他就推讓讓的跟了幾個勞動者下了電車。立在電車外邊的日暮的大道上，尋來尋去的尋了一會，他纔看見那西洋人的禿頭，背朝着了他，坐在電車中間的椅上。他走到電車的中央的地方，墊起了腳，從外面向電車的玻璃窗推了幾下，那禿頭的西洋人纔回轉頭來，看見他立在車外的涼風裏，那西洋人就從電車裏面放下車窗來說：

『你到了麼？ 今天可是對你不起。 多謝多謝。 身體要保養些。 我……。』

『再會再會，我已經到了。 介紹信請你不要忘記了。 ……。』

話沒有說完，電車已經開了。

三 浮萍 Die Enten gruetze.

二月二十三日的午後二點半鐘，房州半島的北條火車站上的第四次自東京來的火車到了。這小小的鄉下的火車站上，忽然熱鬧了一陣。客人也不多，七零八落的幾個乘客，在收票的地方出去之後，火車站上仍復冷清起來。火車站的前面停着的一乘合乘的馬車，接了幾個下車的客人；留了幾聲哀寂的喇叭聲在午後的澄明

的空氣裏，促起了一陣灰土，就在泥成的鄉下的天然的大路上，朝着了太陽向西的開出去了。

留在火車站上呆呆的站着的祇剩了一位清瘦的青年，便是三禮拜前和一個西洋宣教師在東京上野精養軒吃小菓的那一位大學生。

他是伊尹的後裔，你們若把東京帝國大學的一覽翻出來一看，在文科大學的學生名錄裏，頭一個就能見他的名姓。

伊人，中華留學生，大正八年入學。

伊人自從十八歲到日本之後一直到去年夏從沒有回國去過。

他的家庭裏祇有他的祖母是愛他的。伊人的母親，因為他的父親死得太早，所以竟變成了一個半男半女的性格，他自小的時候她就不知愛他，所以他漸漸的變成了一個厭世憂鬱的人。到了日本之後，他的性格竟愈趨愈怪了，一年四季，絕不與人往來，只一個人

默默的坐在寓室裏沈思默想。他所讀的都是那些在人生的戰場上戰敗了的人的書，所以他所最敬愛的就是署名B. v. 的 James Thomson, H. Heine, Leopardi, Ernst Dawson, 那些人。他下了火車，向行李房去取來的一隻帆布包，裏邊藏着的，大約也就是這幾位先生的詩文集和傳記等類。他因為去年夏天被一個日本婦人欺騙了一場，所以精神身體，都變得同落水雞一樣。晚上夢醒的時候，身上每發冷汗，食慾不進，近來竟有一天不吃什麼東西的時候。因為怕同去年那一個婦人遇見，他連午膳夜膳後的散步也不去了。他身體一天一天的瘦弱下去，他的面貌也一天一天的變起顏色來了。在平坦的田疇中間，闢了一條小小的鐵路，鐵路的兩傍，不是一邊海一邊山，便是一邊枯樹一邊荒地。在紅塵軟舞的東京，失望傷心到極點的纖細神經過敏的青年，一吸了這一處的田園的空氣，就

罷生出一種快感來，伊人到房州的最初的感覺，也覺輕快得非常。伊人下車之後看了四邊的松樹的叢林，有幾片薄雲飛着的青天，寬廣的空地裏浮蕩着的陽光和車站前面的店裏清清冷冷坐在帳棹前的幾個純樸的商人，就覺得是自家已經到了十八世紀的鄉下的樣子。亞力山大·斯密司著的『村落的文章』裏的 Dreamthorp (By Alexander Smith.) (夢裏村) 好像是被移到了這東海的小島上的東南角上來了。

伊人取了行李，問了一聲說：

「這裏有一位西洋的婦人，你們知道不知道的？」

行李房裏的人都說：

「是C夫人麼？這近邊誰都知道她的，你但對車夫講她的名字就對了。」

伊人抱了他的一個帆布包坐在人力車上，在枯樹的影裏，搖搖不定的走上C夫人的家裏去的時候，他心裏又生了一種疑惑：

「C夫人不曉得究竟是怎麼的一個人，她不知道是不是同E某一樣，也是非常經濟的。」

可憐他自小就受了社會的虐待，到了今日，還不敢信這塵世裏有一個善人。所以他與人相遇的時候，總不忘記警戒，因為他被世人欺得太甚了。在一條有田園野趣的村路上灣灣曲曲的跑了三十分鐘，樹林裏露出了一個木造的西洋館的屋頂來。車夫指着了那一角屋頂說：

「這就是C夫人的住屋！」

車到了這洋房的近邊，伊人看見有一圈小小的灌木沿了那洋房的庭園，生在那裏，上面剪得雖然不齊，但是這一道灌木的圍牆，

比鐵柵瓦牆究竟風雅，他小的時候在洋畫裏看見過的那河鳳河上的斯曲拉突的莎士比的古宅，又重新想了出來，開了那由幾根木棒做的一道玲瓏的小門進去，便是住宅的周圍的庭園，園中有幾處常青草，也變了顏色，躺在午後的微弱的太陽光裏。小門的右邊便是一眼古井，兩隻釣桶，一高一低的懸在井上的木架上。從門口一直向前沿了石砌的路進去，再進一道短小的竹籬，就是C夫人的住房，伊人因為不直接的到C夫人的住房裏，所以就吩咐車夫拿了一封E某的介紹書往廚房門去投去。廚房門須由石砌的正路又往右去幾步，人若立在灌木圍住的門口，也可以看見這廚房門的。庭園中，井架上，紅色的木板的洋房壁上都灑滿了一層白色無力的午後的太陽光線，四邊空空寂寂，並無一個生物看見，祇有幾隻半大的雌雄雞，呆呆的立在井旁，在那裏驚看伊人和他的車夫。

車夫在廚房門口叫了許久，不見有人出來。伊人立在庭園外的木柵門口，聽車夫的呼喚聲反響在寂靜的空氣裏，覺得聲大得很。約略等了五分鐘的樣子，伊人聽見背後忽然有脚步響，回轉頭來一看，見一個五十來歲的日本老婦人，蓬着了頭紅着了眼走上伊人這邊來。她見了伊人便行了一個禮，并且說：

「你是東京來的伊先生麼？我們東家天天在這裏盼望你來呢！請你等一等，我就去請東家出來。」

這樣的說了幾句，她就慢慢的捱過了伊人的身前，跑上廚房門口去了。在廚房門口站着的車夫把伊人帶來的介紹信交給了她，她就跑進去了。不多一忽她就同一個五十五六的西洋婦人從竹籬那面出來，伊人搶上去與那西洋婦人握手之後，她就請伊人到她的住房內去，一邊却吩咐那日本女人說：

「把伊先生的行李搬上樓上的外邊的室裏去！」

她一邊與伊人說話，一邊在那裏預備紅茶。談了三十分鐘，紅茶也吃完了，伊人就到樓上的一間小房裏去整理行李去。把行李整理了一半，那日本婦人上樓來對伊人說：

「伊先生！現在是祈禱的時候了？請先生下來到祈禱室裏來罷。」

伊人下來到祈禱室裏，見有兩箇日本的男學生和三個女學生已經先在那裏了。O夫人替伊人介紹過之後對伊人說：

「我們每天從午後三點到四點必聚在一處唱詩祈禱的。祈禱的時候就打那一個鐘作記號。（說着她就用手向檐下指了一指。）今天因為我到外面去了不在家，所以遲了二個鐘頭，因此就沒有打鐘。」

伊人向四圍看了一眼，見第一個男學生頭髮長得很，同獅子一樣的披在額上，帶着一雙極近的鋼絲眼鏡，嘴唇上的一圈鬍鬚長得很黑，大約已經有二十六七歲的樣子。第二個男學生是一個二十歲前後的青年，也帶一雙平光的銀絲眼鏡，一張圓形的粗黑臉，嘴唇向上的。兩個人都是穿的日本的青花便服，所以一見就曉得他們是學生。女學生的方面伊人不便觀察，所以只對了一個坐在他對面的一個年紀十六七歲的人，看了幾眼。依他的一瞬間的觀察看來，這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學生要算是最好的了，因為三人都是平常的相貌，依理而論，却殼不上水平線的。只有這一個女學生的長方面上有一雙笑靨，所以她笑的時候，却有許多可愛的地方。讀了一節聖經，唱了兩首詩，祈禱了一回，會就散了。伊人問那兩個男學生說：

「你們住在近邊麼？」

那長髮的近視眼的人，恭恭敬敬的搶着回答說：

「是的，我們就住在這後面的。」

那年輕的學生對伊人笑着說：

「你的日本話講得她得很，起初我們以為你只能講英語，不能講日本語的。」

C夫人接着說：

「伊先生的英語却比日本語講得好，但是他的日本話要比我的日本話好得多呢！」

伊人紅了臉說：

「C夫人！你未免過譽了。這幾位女朋友是住什麼地方的？」

C 夫人說：

「她們都住在前面的小屋裏，也是同你一樣來養病的。」

這樣的說着，C 夫人又對那幾個女學生說：

「伊先生的學問是非常有根底的，禮拜天我們要請他說教給我們聽哩！」

再會再會的聲音，從各人的口中說了出來。來會的人都去了。夜色已同死神一樣地不聲不響地進來把屋中的空間佔領了。

伊人別了C夫人仍回到書樓上的房裏來，在灰關的日暮的光裏，整理了一下，電燈來了。

六點四十分的時候，那日本婦人以請伊人吃夜飯去，吃了夜飯，談了三十分點，伊人就上樓去睡了。

四 親和力 *Wahlverwandschaft.*

第二天早晨，伊人被窗外的鳥雀聲喚醒，起來的時候，鮮紅的日光已射滿了沙岸上的樹林，他開了朝南的窗，看看四圍的空地叢林，都披了一層健全 陽光，橫躺在無窮的蒼空底下。他遠遠的看見北條車站上，有一乘機關車在那裏哼煙，機關車的後面，連接着幾輛客車貨車，他知道上東京去的第一次車離開了。太陽光破着煙在半空中遮住，他看見車煙帶着一層紅黑的灰色，車站的馬口鐵的屋頂上斜的映出了一層黑影來。從車站起，兩條小小的軌道漸漸的闊大起來在他的眼下不遠的地方通過，他覺得磨光的鐵軌上，隱隱地反映着同藍色的天鵝絨一樣的天空。他看看四邊，覺得廣大的天空，遠近的人家，樹林，空地，鐵道，村路都飽受了日光，含着了生氣，好像在那裏微笑的樣子，他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

的空氣，覺得自家的腸腑裏也有些生氣迴轉起來，含了微笑，他輕輕的對自家說：

「春到人間了，*Fruehling ist gekommen!*」

呆呆的站了好久，他纔拿了牙刷牙粉肥皂手巾走下樓來到廚下去洗面去。那紅眼的日本婦人見了他，就大聲地說：

「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我們的東家出去傳道去了，九點半鐘的聖經班她是定能回來的。」

洗完了面，回到樓上坐了一忽，那日本婦人就送了一杯紅茶和兩塊麵包和白糖來。伊人吃完之後，看看C夫人還沒有回來，就跑去散步去。從那一道木棒編成的小門裏出去，沿了昨天來的那條村路向東的走了幾步，他看見一家草舍的回廊上，有兩個青年在那裏享太陽，發議論，他看看好像是昨天見過的兩個學生，所以

就走了進去，兩個青年見他進來，就恭恭敬敬的拿出墊子來，叫他坐了。那近視長髮的青年，因為太恭敬過度了，反要使人發起笑來。伊人坐定之後，那長髮的近視眼就含了微笑，對他呆了一呆，嘴唇動了幾動，伊人知道他想說話了，所以就對他說：

「你說今天的天氣好不好！」

“Es, Es, berri gund. heri good. and how longu hab been in Japan?”

「是，是，好得很，好得很，你住在日本多久了？」

那一位近視眼，突然說出了這幾句日本式的英文來。伊人看他那鼻尖忽圓的嘴唇的變化，聽聽他那舌根底下好像含一塊石子的發音，就想笑出來，但是因為是初次見面，又不便放聲大笑，所以只得笑了一笑，回答他說：

“about eight years, quite a long term, is n't it?”

（差不多八年了，已經長得很呢，是不是？）

還有那一位二十歲前後的青年看了那近視眼說英文的樣子，就笑了起來，一邊却直直爽爽的對他說：

『不說了罷，你那不通的英文，還不如不說的好，哈哈……。』
那近視眼聽了伊人的回話，又說：

“Do you undastand my ingulish?”

（你懂得我講的英文麼？）

Yes, of course I do, but……”

（那當然是懂的，但是……）

伊人還沒有說完，他又搶着說：

“Alright, alright, leto us speaku in ulish heea-a! a!”

（很好很好，以後我們就講英文罷，）

那年輕的青年說：

「伊先生，你別再和他歪纏了，我們向海邊去走走罷。」

伊人就贊成了，那年輕的青年便從迴廊上跳了下來，同小丑一樣故意把衣服整了一整，把身體向左右前後搖了一搖，對了那近觀眼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說：

“Gudo-bye! Mista K, Gudo-bye!”

伊人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那近視眼的K也說：

“Gudo-bye, Mista B, Gudo-bye Mista Yi.”

走過了那草舍的院子，踏了松樹的長影，出去二三步就是沙灘了。清靜的海岸上並無人影，洒滿了和煦的陽光。海水反射着太陽光線，好像在那裏微笑的樣子。沙上有幾行人的足跡印在那裏的遠遠的向東望去，有幾處村落，有幾間漁舍浮在空中，一層透

明清潔的空氣，包在這些樹林屋脊的上面。西邊灣裏有一處小市，浮在海上，市內的人家，錯錯落落的排列在那裏，人家的背後，有一帶小山，小山的背後，便是無窮的碧落。市外的灣口有幾艘帆船，停泊在那裏那幾艘船的帆檣，却能形容出一種港市的感覺出來。年輕的B說：

「那就是館山，你看灣外不是有兩個小島同青螺一樣的浮在那裏麼？一個是鷹島，一個是沖島。」

伊人向B所說的方向一看，在薄薄的海氣裏，果然有兩個小島浮在那裏。伊人看那小島的時候，忽然注意到小島的背景的天空裏去，他從地平線上一點一點的抬頭起來，看看天空，覺得藍蒼色的天體，好像要溶化了的樣子，他就不知不覺的說：

「唉，這碧海青天！」

B 也仰起頭來看天，一邊對伊人說：

「伊先生！看了這清淡的天空，你們還以為有一位上帝，在這天空裏坐着的麼？若說上帝在那裏坐着，怕在這樣晴朗的時候，要跌下地來呢！」

伊人回答說：

「怎麼不跌下來，你不曾看過弗爾斯著的 *Thais* 泰衣斯麼？那絕食斷慾的聖者，就是爲了泰衣斯的肉體的緣故，從天上跌下來的吓。」

「不錯不錯，那一位近視眼的神經病先生，也是很妙的。他說他要去進神學校去，每天到了半夜三更就放大了嗓子，叫起上帝來。」

「主吓，唉，主吓，神吓，耶穌吓！」

像這樣的亂叫起來，到了第二天，去問他昨夜怎麼了？他却一聲也不響，把手搖幾搖，嘴歪幾歪。再過一天去問他，他就說：

「昨天我是一天不言語的，因為這也是一種的修行。一禮拜之內我有兩天是斷言的，無論如何，在這兩天之內，總不開嘴的。」

有的時候他赤足赤身的跑，雨天裏去立在那裏，我叫他，他默默地不應，到了晚上他却喀喀的咳嗽起來，你看這樣寒冷的天氣，赤了身到雨天裏去，那有不傷風的道理。到了第二天，我問他究竟爲什麼要上雨天裏去，他說這也是一種修行。有一天晚上因爲他叫「主吓！神吓！」叫了太利害了，我在夢裏頭被他叫醒，在被裏聽聽，我也害怕起來，以爲有強盜來了，

所以我就起來，披了衣服，上他那一間房裏去看他，從房門的縫裏一瞧，我就不笑起來，你道怎麼了，他老先生把衣服脫了精光，把頭頂倒在地下，兩隻脚靠了牆壁蹺在上面，閉了眼睛，作了一副苦悶難受的臉色，儘在那裏咕叫。

「主吓，神吓，天吓，上帝吓！」

第二天我去問，他却一句話也不答，我知道這又是他的斷絕言語的日子，所以就問他了。」

B，形容近視眼K的時候，同戲院的小丑一樣，做脚做手的做得非常出神，伊人聽一句笑一陣，笑得不得了。到後來伊人問B說：

「K何苦要這樣呢！」

「他說他因為要預備進神學校去，但是依我看來，他還是去進

癡狂病院的好。」

伊人又笑了起來。他們兩人的健全的笑聲，反響在寂靜的海岸的空氣裏，更覺得這一天的天氣是清新可愛的了。他們兩個人的影子，和兩雙皮鞋的足跡在海邊的軟沙上印來印去的走了一回，忽聽見晴空裏傳了一陣清朗的鐘聲過來，他們知道聖經班的時候到了，所以就走上C夫人的家裏去。

到C夫人家裏的時候，那近視眼的K，和三個女學生已經圍住了C夫人坐在那裏了。K見了伊人和B來的時候，就跳起來放大了嗓子用了英文叫着說：

“Hullo, where hab you been?”

（喂！你們上那兒去了？）

三個女學生和C夫人都笑了起來。昨天伊人注意觀察過的那

個女學生的一排白白的牙齒，和她那面上的一雙笑靨，愈加使她可愛了。伊人一邊笑着，一邊在那裏偷看她。各人坐下來，伊人又占了昨天的那位置，和那女學生對面地坐着。唱了一首讚美詩，各人就輪讀起聖經來。輪到那女學生讀的時候，伊人便注意看她那小嘴，她臉上自然而然的起了一層紅潮。她讀完之後，伊人還呆呆的在那裏看她嘴上的曲線，她抬起頭來的時候，她的視線同伊人的視線衝混了。她立時漲紅了臉，把頭低了下去。伊人也覺得難堪，就把視線集注到他手裏的聖經上去。這些微妙的感情流露的地方，在座的人恐怕一個人也沒有知道。聖經班完了，各人都要散回家去，近視眼的又用了英文對伊人說：

“Mista Yi, leto us take a walk.”

（伊先生，我們去散步罷。）

伊人還沒有回答之先，他又對那坐在伊人對面的女學生說：

“Miss, O. you will join us, would nt you?”

（O 蜜司，你也同我們去罷。）

那女學生原來姓 O，她聽了這話，就立時紅了臉，穿了鞋，跑回去了。

C 夫人對伊人說：

「今天天氣好得很，你向海邊上去散散步也是很好的。」

K 聽了這話，就叫起來說：

“Yes, es, alright alright!”

（不錯不錯，是的是的。）

伊人不好推却，只得同 K 和 B 三人同向海邊上去。走了一回，伊人便說走乏了要回家來。K 拉住了他說：

“Jelo us pray!”（讓我們來禱告罷。）

說着K就跪了下去，伊人被他驚了一跳，不得已也只能把雙膝曲了。B却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看。K又叫了許多主吓神吓上帝吓。叫了一忽，站起來說：

“Gud-bye Gud-bye!”（再會再會。）

一邊說，一邊就回轉身來大踏步的走開了。伊人摸不出頭緒來，一邊用手打着膝上的沙泥，一邊對B說：

「是怎麼一回事，他難道發怒了麼？」

B說：

「什麼發怒，這便是他的神經病吓！」

說着，B又學了K的樣子，跪下地去，上帝吓，主吓，神吓的叫了起來。伊人又禁不住的笑了。遠遠地忽有唱讚美詩的聲音

傳到他們的耳邊上來。 B 說：

『你瞧什麼發怒不發怒，這就是他唱的讚美詩吓。』

伊人問 B 是不是基督教徒。 B 說：

『我並不是基督教徒，因為定要我聽聖經，所以我纔去。』

其實我也相信一種宗教，因為我的為人太輕薄了，所以想得一種信仰，可以自重自重。』

伊人和他說了些宗教上的話，又各把自己的學籍說了。原來 B 是東京高等商業學校的學生，去年年底染了流行性感冒，到房州來是為病後的保養來的。說到後來，伊人問他說：

『B 君，我住在 C 夫人家裏，覺得不自由得很，你那裏的主人，還肯把空着的那一間房借給我麼？』

『肯的肯的，我回去就同主人去說去，你今天午後就搬過來罷』

那一位C夫人是有名的吝嗇家，你若在她那裏住久了，怕要招怪呢！」

又在海邊上走了一回，他們看看自家的影子漸漸兒的短起來了，快到十二點鐘時候，伊人就別了，回到夫人的家裏來。

吃午膳的時候，伊人對C夫人把要搬往後面和K，B，同住去的話說了。C夫人也並不挽留，吃完了午膳，伊人就搬往後面的別室裏去了。

把行李書藉整頓了一整頓看看時候已經不早了，伊人便一個人到海邊上去散步去。一片汪洋的碧海，竟平坦同鏡面一樣，日光打斜了，光線射在松樹的梢上，作成了幾處陰影。午後的海岸，風景又同午前的不同。伊人靜悄悄的看了一回，覺得四邊的風景怎麼也形容不出來。他想把午前的風景比作患肺病的純潔的處女

，午後的風景比作成熟期以後的嫁過人的豐肥的婦人。然而仔細一想，又覺得比得太俗了。他站着看一忽，又俯了頭走一忽，一條初春的海岸上，只有他一個人和他的清瘦的影子在那裏動着。他向西的朝着了太陽走了一回，看看自家已經走得遠了，就想回轉身來走回家去，低頭一看，忽看見他的脚底下的沙上有一條新印的女人的脚印印在那裏。他前前後後的打量了一回，知道這脚印的主人必在這近邊的樹林裏。並沒有什麼目的，他就跟了那一條脚步印朝南的走向岸上的松樹林裏去。走不上三十步路，他看見樹影裏的枯草上有一條氈毳，幾本書和婦人雜誌攤在那裏。因爲枯草長得很，所以他在海水的邊上竟看不出來，他知道這定是屬於那脚印的主人的，但是這脚印的主人不知上那裏去了。呆呆的站了一忽，正想走轉來的時候，他忽見樹林裏來了一個婦人，他的好奇

心又把他的腳縛住了。等那婦人走近來的時候，他不覺紅起臉來，胸前的跳躍，怎麼也按不下去，所以他只能勉強把視線放低了，眼看了地面，他就回了那婦人一個禮，因為那時候，她已經走到他的面前來了，她原來就是那姓O的女學生。他好像是自家的卑陋的心情已經被她看破了的樣子，紅了臉對她陪罪說：

「對不起得很，我一個人闖到你的休息的地方來。」

「不……不要……」

他看她也好像是沒有什麼懊惱的樣子，便大着膽問她說：

「你府上也是東京麼？」

「學校是在東京的上野……但是……家鄉是足利。」

「你同C夫人是一向認識的麼？」

「不是的……是到這裏來之後認識的。……」

「同K君呢？」

「那一個人……那一個人是糊塗虫！」

「今天早晨他邀你出來散步，是他對我的好意，實在唐突得很，你不要見怪了，我就在這裏替他陪一個罪罷。」

伊人對她行了一個禮，她到反覺難以爲情起來，就對伊人說：

「說什麼話，我……我：又不在這裏怨他。」

「我也走得乏了，你可以讓我在你的氈毯上坐一坐麼？」

「請，請坐！」

伊人坐下之後，她儘在那裏站着，伊人也就站了起來說：

「我可失禮了，你站在那裏，我到反而坐起來。」

「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我因爲坐久了，所以不願意坐的呢。」

「這樣我們再去走一忽罷。」

「怕被人家看見了。」

「海邊上清靜得很，一個人也沒有。」

她好像是無可無不可的樣子。伊人就在先頭走了，她也慢慢的跟了來。太陽已經快斜到三十度的角度了，他和她沿了海邊向西的走去，背後拖着了兩個纖長的影子。東天的碧落裏，已經有幾片紅雲，在那裏報將晚的時刻，一片白白的月亮也出來了。默默地走了三五分鐘，伊人回轉頭來問她說：

「你也是這病麼？」

一邊說着一邊就把自家的左手向左右肩的鎖骨穴指了一下，她笑了一笑便低下頭去，他覺得她的笑裏有無限的悲涼的情意，含在那裏。默默的又走了幾步他覺得被沈默壓迫不過了，又對她說：

「我並沒有甚麼症候，但是晚上每有虛汗出來，身體一天一天地消瘦下去，一禮拜前，我上大學病院去求診的時候，醫生教我休學一年，回家去靜養，但是我想以後祇有一年三個月了，怎麼也不願意再遲一年，所以今年暑假前我還想回東京去考試呢！」

「若能注意一點 大約總沒有甚麼妨礙的。」

「我也是這麼的想，畢業之後，還想上南歐去養病去呢！」

「羅馬的古墟原是好的，但是由我們病人看來，還是愛衣奧寧海岸 (Ionian sea) 的小島好呀！」

「你學的是不是聲樂？」

「不是的，我的專門是別愛儂 (Piano)，但是聲樂也學的。」

「那麼請你唱一個小曲兒罷。」

「今天嗓子不好。」

「我唐突了，請你恕我。」

「你又要多心了，我因為嗓子不好，所以不能唱高音。」

「並不是會場上，音的高低，又何必去問他呢！」

「但是這樣被人強求的時候，反而唱不出來的。」

「不錯不錯，我們都是愛自然的人，不唱也罷了。」

「走了太遠了，我們回去罷。」

「你走乏了麼？」

「乏到沒有，但是草堆裏還有幾本書在那裏，怕被人看見了不

好。」

「但是我可不曾看你的書。」

「你怎麼會這樣多心的，我又何嘗說你看過來！」

「唉，這疑心病就是我半生的哀史的證明呀！」

「甚麼哀史？」

伊人就把他自小被人虐待，到了今日還不曾感得一些熱情過的事情說了。兩人背後的情影，一步一步的拖長起來，天空的四周，漸漸兒的帶起紫色來了。殘冬的餘勢，在這薄暮的時候，還能感覺得出來，從海上吹來的微風，透兩人的冬服，刺人他和她的高熱的心裏去。伊人向海上一看，見西北角的天空裏一座倒擎的心樣的雪山，帶着了濃藍的顏色，在和軟的晚霞裏作會心的微笑，伊人不覺高聲的叫着說：

「你看那富士！」

這樣的叫了一聲，他不知不覺的伸出了五個指頭去尋她那隻同玉絲似的手去，他的雙眼却同在夢裏似的，還懸在富士山的頂上。

幾個柔軟的指頭和他那冰冷的手指遇着的時候，他不覺驚了一下，伸轉了手，回頭來一看，却好她也正在那裏轉過她的視線來。

兩人看了一眼，默默地就各把頭低去了。站了一忽，伊人就改換了聲音，光明正大的對她說：

「你怕走乏了呢，天也快晚了，我們回轉去罷。」

「就回轉去罷，可惜我們背後不能看太陽落山的光景。」

伊人向西天一看，太陽已經快落山去了。回轉了身，兩人並着的走了幾步，她說：

「影子的長！」

「這就是太陽落山的光景呀！」

海風又吹過一陣來，岸邊起了微波，同飛散了的金箔似的，浪影閃映出幾條光線來。

『你覺得涼麼，我把我的外套借給你好麼？』

『不涼……女人披了男人的外套，像甚麼樣子呀！』

又默默的走了幾步，他看看遠岸已經有一層晚霞起來了。他和K，B，住的地方的岸上樹林外，有幾點黑影，圍了一堆紅紅的野火坐在那裏。

『那一邊的小孩兒又在那裏生火了。』

『這正是一幅畫呀！我現在好像唱得出歌來的樣子：

“Kennst du das Land, wo die Zitronen blühen.

Im dunkeln Laub die Goldorangen glühen,

Ein sanfter Wind vom blauen Himmel weht,

die Myrte still und hoch der Lorbeer steht,”

底下的是重複句，怕唱不好了！

“Kennst du es wohl?”

Dahin Dahin

“Moecht' ich mit dir, O mein Geliebter, ziehn!”

她的悲涼微顫的喉音，在薄暮的海邊的空气裏悠悠揚揚的浮蕩着，他只覺得一層紫色的薄膜把他的五官都包住了。

“Kennst du das Haus, auf Säulen ruht sein Dach,

Es glänzt der Saal, es schimmert das Gemach,

Und Marmorbilder stehn und sehn mich an:

Was hast man dir, du armes Kind, getan?”

四邊的空气一刻一刻的濃厚起來。海面上的涼風又掠過了他那火熱的雙頰，吹到她的頭髮上去。他聽了那一句歌，忽然想起了去年夏天欺騙他的那一個輕薄的婦人的事情來。

『你這可憐的孩子呀，他們欺負了你麼，唉！』

他自家好像是變了迷娘 (Mignon)，無依無靠的一個人站在異鄉的日暮的海邊上的樣子。用了悲涼的聲調在那裏幽幽唱曲的好像是從細浪裏湧出來的寧婦 (Nymph) 魅妹 (Mermaid)。他忽然覺得「生的悶脫兒」(Sentimental) 起來，兩顆同珍珠似的淚滾下他的頰際來了。

, Kennst du es wohl?

Dahin! Dahin

Moecht'ich Bi'r, o mein b'schuetzer, ziehn!

Kennst du den Berg und sein Wolkensteg?

Das Maultier sucht im Nebel seinen Weg,

In Hoehlen wohnt der Draehen alte Brut,

Es stuerzt der Fels und ueber ihn die Flut:

Kennst du ihn wohl?

Dahin! Doh n

Geht unser Weg, o Vater, lass uns ziehn!』

她唱到了這一句，重複的唱了兩遍。她那尾聲悠揚同遊絲似的哀寂的清音，與太陽的殘照，都在薄暮的空氣裏消散了。西天的落日正掛在遠遠的地平線上，反射出一天紅軟的浮雲，長空高冷的帶起銀藍的顏色來，平波如鏡的海面，也加了一層橙黃的色彩，與四圍的紫氣溶作了一團，她對他看了一眼，默默的走了幾步，就對他說：

「你確是一個「生的悶脫列斯脫！」(Sentimentalist)！」

他的感情脆弱的地方，怕被他打破，就故意的笑着說。

「說甚麼話，這一個時期我早已經過去了。」

但是他頰上的兩顆珠淚，還未曾乾落，圓圓的淚珠裏，也反映著一條縮小的日暮的海岸。走到她放氈毯書籍的地方，暮色已經從松樹枝上走下來，空中懸着的半規上弦的月亮，漸漸兒的放起來了。

「再會再會！」

「再會……再……會！」

五 月光 *Mordsc'ein*

伊人回到他住的地方，看見B一個人呆呆的坐在廊下看那從松樹林裏透過來的黝闇的海岸。聽了伊人的腳步聲，B就回轉頭來叫他說：

「伊君！ 你上甚麼地方去了，我們今天唱詩的時候只有四個人。 你也不去，兩個好看的女學生也不來，只有我和K君和一位最難看的女學生。 C夫人在那裏問你呢！」

「對不起得很，我因為上館山去散步去了，所以趕不及回來。 你已經吃過晚飯了麼？」

「吃過了。 浴湯也好了，主人在那裏等你洗澡。」

洗了澡，吃了飯晚，伊人就在電燈底下記了一篇長篇的日記。把迷娘 (Mignon) 的歌也記了進去，她說的話也記了進去，日暮的海岸的風景，悲涼的情調，他的眼淚，她的纖手，富士山的微笑，海浪的波紋，沙上的足跡，這一天午後他所看見聽見感得的地方都記了進去。 寫了兩個多鐘頭，他愈寫愈加覺得有趣，寫好之後，讀了又讀，改了又改，又費去了一個鐘頭，這海岸的村落的人家，

都已沈沈的酣睡盡了。寒冷靜寂的屋內的空氣壓在他的頭上，他身上，他回頭看看屋裏，只有壁上的他那擴大的影子在那裏動着，除了屋頂上一聲兩聲的鼠鬪聲之外，更無別的音響，振動着空氣。火鉢裏的火也消了，坐在屋裏，覺得難受，他便輕輕的開了門，拖了草履，走下院子裏去，初八九的上弦的半月，已經斜在西天，快落山了。踏了松樹的影子，披了一身灰白的月光，他又穿過了松林，走到海邊上去。寂靜的海邊上的風景，比白天更加了一味淒慘潔淨的情調。在將落未落的月光裏，踏來踏去的走了一回，他走上白天他和她走過的地方去。差不多走到了的時候，他就站住了，曲了身去看白天他兩人的沙灘上的足跡去。同尋夢的人一樣，他總尋不出兩人的足印來。站起來又向西的走了一忽伏倒去一尋，他自家的橡皮草履的足跡尋出來了。他的足跡的後邊一

一步跟上去的她的足跡也尋了出來。他的胸前覺得跳躍的樣子，聖經裏的兩節話忽然被他想出來了。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whosoever looketh on a woman to lust after her hath committed adultery with her already in his heart. And if thy right eye offend thee, pluck it out, and cast it from thee; for it is profitable for thee that one of thy members should perish, and not that thy whole body should be cast into hell.

Matthew G. 28-26.

伊人雖已經與婦人接觸過幾次，然而在這時候，他覺得他的身體又回到童貞未破的時候去了一樣，他對O的心，覺得真是純潔高尚，並無半點邪念的樣子，想到了這兩節聖經，他的心裏又起衝突來了。他站起來閉了眼睛，默默的想了一回。他想叫上

帝來幫助他，但是他的哲學的理智性怎麼也不許他祈禱，閉了眼睛，立了四五分鐘，搖了一搖頭，嘆了一口氣，他仍復走了回來。

一邊走他一邊把頭轉向南面的樹林裏去。那邊並無燈火看得出來，只有一層漂漂的月光，罩在樹林的上面，一塊樹林的黑影，教人想到神秘的事蹟上去。他看了一回，自家對自家說：

「她定住在這樹林的裏邊，不知她睡沒有睡，她也許在那裏看月光的。唉，可憐我的一生，可憐我的“long defeat life”（長失敗的生涯）！」

月亮又低了一段，光線更灰白起來，海面上好像有一隻船在那裏橫駛的樣子，他看了一眼，灰白的光裏，只見一隻怪獸似的一個黑影在海上微動，他忽覺得害怕起來。一陣的涼風又橫海的掠上他的顏面，他打了一個冷慄，就俯了首三脚兩步的走回家來了。

睡了之後，他覺得有女人的聲音在門外叫他的樣子。仔細聽了一聽，這確是唱迷娘的歌的聲音。他就跑出來跟了她上海邊上去。月亮正要落山的樣子，西天盡變了紅黑的顏色。他向四邊一看，覺得海水樹林沙灘也都變了紅黑色了。他對她一看，見她臉色被四邊的紅黑色反映起來，竟蒼白得同死人一樣。他想和她說話，但是總想不出什麼話來。她也只含了兩眼清淚，在那裏默默的看他。兩人在沈默的中間，動也不動的看了一忽，她就回轉身向樹林裏走去。他馬上追了過去，但是到樹林的口頭的時候，他忽然遇着了去年夏天欺騙他的那淫婦，含着了微笑，從樹林裏走了出來。啊的叫了一聲，他就跑到家裏來，但是他的兩腳，怎麼也不能跑，苦悶了一回，他的夢纔醒了。身上又發了一身冷汗，那一晚他再也不能睡了。去年夏天的事情，他又回想了出來。去年

夏天他的身體還強健得很，在高等學校卒了業，正打算進大學去，他的前途還有許多希望在那裏。我們更換一個高一級學校或改遷一個好一點的地方的時候感得的那一種希望和好奇心，也在他的胸中醞釀。那時候他的經濟狀態，也比現在寬裕，家裏匯來的五百元錢，還有一大半存在銀行裏。他從他的高等學校的N市，遷到了東京，在芝區的赤倉旅館裏住了一個禮拜，有一天早晨在報上看見了一處招租的廣告。因為廣告上出租的地方近在第一高等學校的前面，所以去大學也不甚遠。他坐了電車，到那個地方去一看，是一家中流人家。姓N的主人是一個五六十歲的強壯的老人，身體偉巨得很，相貌雖然猜惡，然而應對却非常恭敬。出租的是樓上的兩間房子，伊人上樓去一看，覺得房間也還清潔，正坐下去，同那老主人在那裏講話的時候，扶梯上走上了一個二十三

的優雅的婦人來。手裏拿了一盆茶果，走到伊人的面前就恭恭敬敬跪下去對伊人行了一個禮。伊人對她看了一眼，她就含了微笑，對伊人丟了一個眼色。伊人到反覺得害起羞來，她還是平平常常的好像得了勝利似的下樓去了。伊人說定了房間，就下樓來。出門的時候，她又跪在門口，含了微笑在那裏送他。他雖然不能仔仔細細的觀察，然而就他一眼所及的地方看來，剛纔的那個婦人，確是一個美人。小小的身材，長圓的臉兒，一頭叢多的黑色的頭髮，墜在她的嬌白的額上。一雙眼睛活得很，也大得很。

伊人一路回到他的旅館裏去，在電車上就作了許多空想。

「名譽我也有了，從九月起我便是帝國大學的學生了。金錢我也還可以支持一年，現在還有二百八十餘元的積貯在那裏。

第三個條件就是女人了。Ah, money, love and fame!」

他想到這裏，不覺露了一臉微笑，電車裏坐在他對面的一個中年的婦人，好像在那裏看他的樣子，他就在洋服包裹拿出了一冊當時新出版的日本的小說『一婦人』（Arū Onnan）來看了。

第二天早晨，他一早就從赤倉旅館搬到本鄉的N的家裏去。

因為早晨還早得很，昨天看見的那婦人還沒有梳頭，粗衣亂髮的她的容姿，比梳裝後的樣子還更可愛，他一見了她就紅了臉，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只合着了微笑，幫他在那裏整理從旅館裏搬來的物件。一隻書箱重得很，伊人一個人搬不動，她就跑過來幫伊人搬上樓去。搬上扶梯的時候，伊人退了一步，却好衝在她的懷裏，她便輕輕地把伊人抱住了說：

『危險呀！要沒有我在這裏，怕你要滾下去了。』

伊人覺得一層女人的電力，微微的傳到他的身體上去。他的

自制力已經沒有了，好像在冬天寒冷的時候，突然進了熱霧騰騰的浴室裏去的樣子，伊人只昏昏的說：

「危險危險！多謝多謝！對不起對不起！……」

伊人急忙走開了之後，她還在那裏笑着，看了伊人的惱羞的樣子，她就問他說：

「你怕羞麼！你怕羞我就下樓去！」

伊人正想回話的時候，她却轉了身走下樓去了。

夏天的暑熱，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伊人的神經衰弱也一天一天的重起來了。伊人在N家裏住了兩個禮拜，家裏的情形，也都被他知道了。N老人便是那婦人的義父，那婦人名叫M，是N老人的朋友的親生女。M有一個男人，是入贅的，現在鄉下的中學校裏做先生，所以不住在家裏的。

那婦人天天梳洗的時候，總把上身的衣服脫得精光，把她的乳頭胸口露出來。伊人起來洗面的時候每天總不得受她的露體的誘惑，因此他的腦病更不得一天重似一天起來。

有一天午後，伊人正在那裏貪午睡，且一個人不聲不響的走上扶梯鑽到他的帳子裏來。她一進帳子伊人就醒了。伊人對她笑了一笑，她也對伊人笑着并且輕輕的說：

「底下一個人都不在那裏。」

伊人從蓋在身上的毛毯裏伸出了一隻手來，她就靠住了伊人的手把身體橫下來轉進毛毯裏去。

第二日她和她的父親要伊人帶上鐵倉去洗海水澡。伊人因為不喜歡海水浴，所以就說：

「海水浴俗份很，我們還不如上箱根溫泉去罷。」

過了兩天，伊人和M及M的父親，從東京出發到箱根去了。

在宮下的奈良屋旅館住下的第二天，M定要伊人和她上蘆湖去，N老人因為家裏丟不下，就在那一天的中飯後回東京去了。

吃了中飯，送N老人上了車，伊人就同她上蘆湖去。倒行的上山路緩緩的走不上一個鐘頭，她就不能走了。好容易到了蘆湯

伊人和她又投到紀國屋旅館去住下。換了衣服，洗了汗水吃了兩杯冰麒麟，覺得元氣恢復起來，閉了紙窗，她又同伊人睡下了。

過了一點多鐘太陽沈西的時候，伊人又和她去洗澡去。吃了夜飯，坐了二三十分鐘，樓下還很鬧熱的時候，M就把電燈息了。

第二天天氣熱得很，伊人 and 她又上蘆湯住了一天，第三天的午後，他們纔回到東京來。

伊人和M，回到本鄉的家裏的門口的時候，N老人就迎出來說

「M兒！ W君從病院裏出來了！」

「啊！ 這……病好了麼，完全好了麼！」

M，的面上露出了一種非常歡喜的樣子來，伊人以爲W是她的親戚，所以也不驚異，走上家裏去之後，他石見在她的房裏坐着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這男子的身體雄偉得很，臉上帶着一臉酒肉氣，見伊人進來，就和伊人叙起禮來。N老人就對伊人說：

「這一位就是W君，在我們家裏住了兩年了。今年已經在文科大學卒業。你的名氏他也知道的，因爲他學的是漢文，所以存雜誌上他已經讀過你的詩的。」

M一面對W說話，一面就把衣服脫下來，拿了一塊手巾把身上

的汗揩了，揩完之後，把手巾提給伊人說：

「你也揩一揩罷！」

伊人覺得不好看，就勉強的把面上的汗揩了。伊人與w雖是初次見面，但是總覺得不能與他合併。不曉是什麼理由，伊人總覺得w是他的仇敵。說了幾句閑話，伊人上樓去拿了手巾肥皂，就出去洗澡去了。洗了澡回來，伊人在門口聽見M在那裏說笑，好像是喜歡得了不得的樣子。伊人進去之後，M就對他說：

「今天晚上w先生請我們吃雞，因為他病好了今天是他出病院的紀念日。」

M又說w因為害腎臟病，到病院去住了兩個月，今天纔出病院的。伊人含糊的答應了幾句，就上樓去了。這一天的晚上，伊人又害了不眠症，Insomnia，開了眼點，竟一睡也睡不着。到十二點

鐘的時候，他聽見樓底下的M的房門輕輕兒的開了，一步一步的M的脚步聲走上她的間壁的w的房裏去。噤哩咕嚕的講了幾句之後，M特有的那一種嗚嗚的喘聲出來了。伊人正同披了一身冷水的樣子，他的心臟的鼓動也停止了，他的腦裏的血液也凝住了。他的耳朵同犬耳似的直豎了起來，樓下的一舉一動他都好像看得出來的樣子。w的肥胖的醜體，M的半開半閉的眼睛，散在枕上的她的頭髮，她的嘴唇和舌案，她的那一種粉和汗的混和的香氣，下體的顫動……他想到這裏，已經不能耐了。愈想睡愈睡不着。樓下息息索索的聲響，更不止的從樓板上傳到他的耳膜上來。他又不敢作聲，身體又不收動一動。他胸中的苦悶和後悔的心思，一時同暴風似的起來，兩條冰冷的眼淚從眼角上流到耳朵根前，從耳朵根前滴到枕上去了。

天將亮的時候M纔幽脚幽手的回到她自己的房裏去，伊人聽了一忽，覺得樓底下的聲音息了。翻來覆去的翻了幾個身，纔睡着了。睡不上一點多鐘，他又醒了。下樓去洗面去的時候，M和W都還睡在那裏，只有N老人從院子對面的一間小屋裏（原來老人是睡在這間小屋裏的）走了下來，擦擦眼睛對伊人說：

「你早啊！」

伊人答應了一聲匆匆洗完了臉，就套上了皮鞋，跑出外面去。他的腦裏正亂行，蜂窠一樣，不曉得怎麼纔好。他亂的走了一陣，却走到了春日町的電車交換的十字路口了。不問清白，他跳上了一乘電車就乘在那裏，糊糊塗塗的換了幾次車，電車到了目黑的終點了。太陽已經高得很，在田腔路上穿來穿去的走了十幾分鐘，他覺得頭上晒得痛起來，用手向頭上一摸，纔知道出來的時候，

他不曾把帽子帶來。向身上腳下一看，他自家也覺得好笑起來。身上穿了一件白綢的寢衣，赤了腳穿了一雙白皮的靴子。他覺得羞極了，要想回去，又不能回去，走來走去的走了一回，他就在一塊樹陰的草地上坐下了。把身邊的錢包取出來一看，包裏還有三張五元的鈔票和二三元另錢在那裏，幸喜銀行的帳簿也夾在錢包裏面，翻開來一看，祇有百二十元錢存在了。他靜靜的坐了一忽，想了一下，忽把一月前頭住過的赤倉旅館想了出來。他就站起來走，穿過了幾條村路，尋到一間人力車夫的家裏，坐了一乘人力車，便一直的奔上赤倉旅館去。在車上的幌簾裏，他想想一月前頭看了房子回來在電車上想的空想，不知不覺的就滴了兩顆大眼淚下來。

『名譽·金錢，婦女，我如今有一點什麼？什麼也沒有，什

麼也沒有。我：我只有我這一個將死的身體。」

到了赤倉旅館，旅館裏的聽差的看了他的樣子，都對他笑了起來：

「伊先生：你被強盜搶劫了麼？」

伊人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就走上帳棹去寫了一張字條，對聽差的說：

「你拿了這一張字條，上本鄉××町×××號地的N家去把我的東西搬了來。」

伊人默默的上一間空房間裏去坐了一忽，種種傷心的事情，都同春潮似的湧上心來，他愈想愈恨，差不多想自家尋死了，兩條眼淚連連續續的滴下他的腮來。

過了兩個鐘頭之後，聽差的人回來說：

「伊先生你也未免太好事了。那一個女人說你欺負了她，如今就要想遠遁了。她怎麼也不肯把你的東西交給我搬來。」

她說還有要緊的事情和他親說，要你自家去一次。一個三十來歲的同牛也似得男人說你太無禮了。因為他出言不遜，所以我同他鬧了一場。那一隻牛大概是她的男人麼？」

「她另外還說什麼？」

「她說的話多得很呢！她說你太卑怯了！並不像一個男子漢。那是她看了你的字條的時候說的。」

「是這樣的麼，對不起得很，要你空跑一次。」

一邊這樣的說，一邊伊人就拿了兩張鈔票，塞在那聽差的手裏聽差的要出去的時候，伊人又叫他回來，要他去拿了幾張信紙信封和筆硯來。筆硯信紙拿來了之後，伊人就寫了一封長長的信

給以。

第三天的午前十時，橫濱出發的春日丸輪船的二等艙板上，伊人呆呆的立在那裏，他站在鐵欄傍邊，一瞬也不轉的在那裏看漸漸兒小下去的陸地。輪船出了東京灣，他還呆呆的立在那裏，然而陸地早已看不明白了，因為船開橫濱港的時候，他的眼睛就模糊起來，他的眼臉毛上的同真珠似的水珠，還有幾顆沒有乾着，所以他不能下艙去與別的客人接談。

對面正屋裏的掛鐘敲了二下，伊人的枕上又滴了幾滴眼淚下來，那一天午後的事情，箱根旅館裏的事情，從箱根回來那一天晚上，那件事情，他都記得清清楚楚，同昨天的事情一樣。立在橫濱港口春日丸船上的時候的懊惱又在他的胸裏活了轉來，那時候嘗過的苦味他又不得不再嘗一次。把頭搖了一搖，翻了一轉身，他就輕輕

的說：

「呀！你是我的天使你還該來救救我。」

伊人又把白天她在海邊上唱的迷娘的歌想了出來：

「你這可憐的孩子吓，他們欺負了你了麼？ 唉！——」

“Was hat man dir du armes kind, getan?”

伊人流了一陣眼淚，心地漸漸兒的和平起來，對面正屋裏的掛鐘敲三點的時候，他已經嘶嘶的睡着了。

六， 崖上， Abgrund

伊人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九點多了。窗外好像在那裏下雨的樣子，檐漏的滴聲傳到被裏睡着的伊人的耳朵裏來。開了眼又睡了一刻鐘的樣子，他起來了。開門一看，一層濛濛的微雨，把房屋

樹林海岸遮得同水墨畫一樣。

亞的小說來，靠了火鉢讀了幾頁，早膳來了。吃過早膳，停了三四十分鐘，K和B來說閑話，伊人問他們今天有沒有聖經班，他們說沒有，聖經班只有禮拜二禮拜五的兩天有的。伊人一心想和O見面，所以很願意早一刻上C夫人的家裏去，聽了他們的話，他也覺得有些失望的地方，B和K說到中飯的時候，各回自家的房裏去了。

吃了中飯，伊人看了一篇喬其墨亞 George Moore 的往事記“Memoirs of my dead life”那鐘聲又噹噹的響了起來。伊人就跑也似的走到C夫人的家裏去。K，和B也來了，兩個女學生也來了，只有O不來，伊人胸中碗碗落落總靜不下去。一分鐘過去了，五分鐘過去了，O終究沒有來。讚美詩也唱了，祈禱也完了，

大家都快散去了，伊人想問她們一聲然而終究不能開口。兩個女學生臨去的時候，K倒問她們說：

「O君怎麼今天又不來？」

一個年輕一點的女學生回答說：

「她今天身上又有熱了。」

伊人本來在那裏作種種的空想的，一聽了這話，就好像是被宣告了死刑的樣子，他的身上的血管一時都覺得漲破了。他穿了鞋子，急急的跟了那兩個女學生出來。等到無人看見的時候，他就追上去問那兩個女學生說：

「對不起得很，O君是住在什麼地方的，你們可以領我去看看她麼？」

兩個女學生儘在前頭走路，不留心他是跟在她們後邊的，被他

這樣的一問就好像驚了似的回轉身來看他。

『嗎！你怎麼雨傘都沒有帶來，我們也是上O君那裏去的，就請同去罷！』

兩個女學生就拿了一把傘借給了他，她們兩個就合用了一把向前的走去。在如煙似霧的微雨裏走了一二十分鐘，他們三人就走到了一間新造的平屋門口，門上掛着一塊O的名牌，一扇小小的門，却與那一間小小的屋相稱。三人開門進去之後，就有一個老婆子迎出來說：

『請進來！這樣的下雨，你們還來看她，真真是對不起得很了。』

伊人跟了她們進去，先在客室裏坐下，那老婆子捧出茶來的時候，揸著伊人對兩個女學生問說：

「這一位是……」

這樣的說了，她就對伊人行起禮來。兩個女學生也一邊說一邊在那裏陪禮。

「這一位是東京來的。夫人的朋友，也是基督教徒。……」

伊人也說：

「我姓伊，初次見面，以後還請照顧。……」

初見的禮完了，那老婆子就領伊人和二個女學生到的臥室裏去。O的臥室就在客室的間壁，伊人進去一看，見O紅着了臉，睡在紅花的縐布被裏，枕邊上有一本書擺在那裏。脚後擺着一個火鉢，火鉢邊上有一個坐的蒲團，這大約是那老婆子坐的地方。火鉢上的鐵瓶裏，有一瓶沸的開水，在那裏發水蒸汽，所以室的溫暖得很。伊一人進這臥房就聞得一陣香水和粉的香氣，這大約是處

女的閨房特有的氣息。老婆子領他們進去之後，把火鉢移上前來，又從客室裏拿了三個坐的蒲團來，請他們坐了。伊人一進這病室，就覺得有一種悲哀的豫感，好像有人在他的耳朵根前告訴說：「可憐這一位年輕的女孩，已經沒有希望了。你何苦又要來看她，使她多一層煩憂。」

一見了她那被體熟蒸紅的清瘦的臉兒，和他那柔和悲寂的微笑，伊人更覺得難受，他紅了眼，好久不能說話，只聽她們三人輕輕地在那裏說：

「嗎！這樣的下雨，你們還來看我，真對不起得很呀。」（O的話）

「那裏的話，我們橫豎在家也沒有事的。」（第一個女學生）
「C夫人來過了麼？」（第二個女學生）

「O夫人還沒有來過，這一點小病又何必去驚動她，你們可以不必和她說的。」

「但是我們已經告訴她了。」

「伊先生聽了我們的話，纔知道你是不好。」

「嗎！真對你們不起，這樣的來看我，但是我怕明天就能起來的。」

伊人覺得，她的視線，同他自家的一樣，也在那裏閃避。所以伊人只是俯了首，在那裏聽她們說閑話，後來那年紀最小的女學生對伊人說：

「伊先生！你回去的時候，可以去對O夫人說一聲，說O君的病並不利害。」

伊人誠誠懇懇的舉起視線來對O看了一眼，就馬上把頭低下去說：

「雖然是小病，但是也要保養……。」

說到這裏，他覺得說不下去了。

三人坐了一忽，說了許多閑話，就站起來走。

「請你保重些！」

「保養保養！」

「小心些……！」

「多謝多謝，對你們不起！」

伊人臨走的時候，又深深的對O看了一眼，O的一雙眼睛，也在他的面上遲疑了一回。他們三人就回來了。

禮拜日天晴了，天氣和暖了許多。吃了早飯，伊人就與K，和B，從太陽光裏輪着的村路上走到北條市內的禮拜堂去做禮拜。兩後的鄉村，滿目都是清新的風景。一條沙泥和硅石結成的

村路，被雨洗得乾乾淨淨在那裏反射太陽的光線。道旁的枯樹，以青蒼的天體作爲背景，挺著枝幹，好像有一種新生的氣力貯蓄在那裏的樣子，大約發芽的時期也不遠了。空地上的枯樹投射下來的影子，同蒼老的南畫的粉本一樣。伊人同K，和B，說了幾句話，看看近視眼的K，好像有不喜歡的樣子形容在面上，所以他也不再說下去了。

到了禮拜堂裏，一位三十來歲的，身材短小，臉上有一簇鬍鬚的牧師迎了出來。這牧師和伊人是初次見面，談了幾句話之後，伊人就覺得他也是一個沈靜無言的好人。牧師也是近視眼，也帶着一雙鋼絲邊的眼鏡，說話的時候，語音是非常沈鬱的。唱詩說教完了之後，是自由說教的時刻了。近視眼的K，就跳上壇上去說：

「我們東洋人不行不行。我們東洋人的信仰全是假的，有幾個人大約因為想學幾句外國話，或想與女教友交際交際纔去信教的。」所以我們東洋人是不行的，我們若要信教，要同原始基督教徒一樣的去信纔好。也不必講外國話，也不必同女教友交際的。」

伊人覺得立時紅起臉來，K的這幾句話，分明是在那裏攻擊他的。第一何以不說「日本人」要說「東洋人？」在座的人除了伊人之外還有誰不是日本人呢？講外國話，與女教友交際，這是伊人的近事。K的演說完了之後，大家起來祈禱，祈禱畢禮拜就完了。伊人心裏只是不解，何以K，要反對他到這一個地步。來做禮拜的人，除了C夫人和那兩個女學生之外，都是些北條市內的住民，所以K的演說也許大家是不能理會的，伊人想到了這裏，心

裏就得了幾分安易。衆人還沒有散去之先，伊人就拉了B的手，匆匆的走出教會來了。走盡了北條的熱鬧的街路，在車站前面要向東折的時候，伊人對B說：

「B君，我要問你幾句話，我們一直的去，穿過了車站，走上海岸去罷。」

過了車站走到海邊的時候，伊人問說：

「B君，剛纔K君講的說，你可知道是指誰說的？」

「那是指你說的。」

「K何以要這樣的攻擊我呢！」

「你要曉得K的心裏是在那裏想O的。你前天同她上館山去，昨天上她家去看她的事情，都被他知道了。他還在C夫人的面前說你呢！」

伊人聽了這話，默默的不語，但是他面上的一種難過的樣子，是在那裏說明他的心理的狀態。他走了一段，又問，說：

『你對這事情的意見如何，你說我不應該同K君交際的呢還是怎麼？』

『這話我也難說，但是依我的良心而說，我是對K君表同情的。』

伊人和B又默默的走了一段，伊人自家對自家說：

『唉！我又來作虛亭“Roundine”了。』

日光射在海岸上，沙中的硅石同金剛石似的放了幾點白光。

一層藍色透明的海水的細浪，就打在他們的脚下，伊人俯了首走了一段，仰起來看看蒼空，覺得一種悲涼孤冷的情懷，充滿了他的胸裏，他讀過的盧騷著的『孤獨者之散步』裏邊的情味，同潮也似的

湧到他的腦裏來，他對B說：

「快十二點鐘了，我們快一點回去罷。」

七， 南行， Nach Sueden!

禮拜天的晚上，北條市內的教會裏，又有祈禱會，祈禱畢後，牧師請伊人上壇去說話。伊人揀了一句山上垂誠裏邊的話作他的演題：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

ven.” Mathew 5.2.

「心貧者福矣，天國爲其國也，」

「說到這一個『心』字，英文譯作 Spirit. 德文譯作 Geist 法文是 Esprit. 大約總是作『精神』講的。精神上受苦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耶穌所受的苦，也是精神上的苦。說到這「貧」字，我想是有二種意思，第一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貧苦的「貧」，就是由物質上的苦而及於精神上的意思。第二就是孤苦的意思，這完全是精神上的苦處。依我看來，耶穌的說話裏，這兩種意思都是包含在內的。托爾斯泰說，山上的說教，就是耶穌教的中心要點，耶穌教義，是不外乎山上的垂誡，後世的各神學家的爭論，都是牽強附會，離開正道的邪說，那些枝枝葉葉，都是掩藏耶穌的真意的議論，並不是顯彰耶穌的道理的燭炬。我看托爾斯泰信仰論裏的這幾句話是很有價值的。耶穌教義，其實已經是被耶穌在山上說盡了。若說耶穌教義盡於山上的說教，那麼我敢說山上的說教就盡於這「心貧者福矣」的一句話。因為「心貧者福矣」是山上說教的大綱，耶

蘇默默的走上山去，心裏在那裏想的，就是一句可以總括他的意思的話。他看看羣衆都跟了他來，在山上坐下之後，開口就把他所想說的話的綱領說了：

「心貧者福矣，天國爲其國也。」

底下的一篇說教，就是這一個綱領的說明演譯，馬太福音，想是諸君都研究過的，所以底下我也不要說下去，我現在想把我對於這一句綱領的話，究竟有什麼感想，這一句話的證明，究竟在什麼地方能尋得出來的話，說給諸君聽聽，可以供諸君作一個參考。我們的精神上的苦處，有一部分是從物質上的不滿足而來的。比如遊俄Hugo的哀史“Les Misérables”裏的主人公詳，芝兒詳（Jean Valjean.），的偷盜，是由於物質上的貧苦而來的行動，後來他受的苦悶，就成了精神上的苦惱了。更

有一部分經濟學者，從唯物論上立脚，想把一切厭世的思想的原因，都歸到物質上的不滿足的身上去。他們說要是蕭本浩（Schopenhauer.）有一個理想的情人，他的哲學『意志與表象的世界』（Die welt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就沒有了。這未免是極端之論，但是也有半面真理在那裏。所以物質上的不滿足，可以釀成精神上的愁苦的。耶穌的話，『心貧者福矣，』就是教我們應該耐貧苦，不要去貪物質上的滿足。基督教的一個大長所，就是教人尊重清貧，不要去貪受世上的富貴。聖經上有一處說，有錢的人非要把錢丟了，不能進天國，因為天國的門是非常窄的。亞西其的聖人弗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就是一個尊貧輕富的榜樣，他丟棄了父祖的家財，甘與清貧去作伴，依他自家說來，是與窮苦結婚，這

一件事有何等毅力！在法庭上脫下衣服來還他父親的時候，誰能不被他感動！這是由物質上的貧苦而釀成精神上的貧苦的說話。耶穌教我們輕富尊貧，就是想教我們精神上的這一層苦楚。由此看來，耶穌教畢竟是貧苦人的宗教，所以耶穌教與目下的暴富者，無良心的有權力者不能兩立的。我們現在更要講到純粹的精神上的貧苦上去。純粹的精神上的貧苦的人，就是下文所說的有悲哀的人心腸慈善的人，對正義如饑如渴的人，以及愛平和，施恩惠，為正義的緣故受逼迫的人，這些人在我們東洋就是所謂有德的人。古人說德不孤，必有隣，現在却是反對的了。為和平的緣故，勸人息戰的人，反而要去坐監牢去。為正義的緣故，替勞動者抱不平的人，反而要去作囚人服苦役去。對於國家的無理的法律制度反抗的

人，要被火來燒殺。我們讀歐洲史讀到清教徒的被虐殺路得的被當時德國君主迫害的時候，誰能不發起怒來。這些甘受社會的虐待，願意爲民衆作犧牲的人，都是精神上覺得貧苦的人吓！所以耶穌說：「心貧者福矣，天國爲其國也。」最後還有一種精神上貧苦的人，就是有純潔的心的人。這一種人抱了純潔的精神，想來愛人愛物，但是因爲社會的因習，國民的慣俗，國際的偏見的緣故，就不能完全作成耶穌的愛，在這一種人的精神上，不得不感受一種無窮的貧苦。另外還有一種人，與純潔的心的主人相類的，就是肉體上有了疾病，雖然知道神的意思是如何，耶穌的愛是如何，然而總不能去傲的一種人。這一種人在精神上是最苦，在世界上亦是最多。凡對現在，唯物的浮薄的世界不能滿足，而對將來的歡喜的世

界的希望不能達到的一種世紀末 fin de siècle 的弱病的理想家，都可算是這一類的精神上貧苦的人。他們在這墮落的現世雖然不能得一點同情與安慰，然而將來的極樂園定是屬於他們的。

伊人在北條市的那個小教會的壇上，在同淡水似的煤汽燈光的底下說這些話的時候，他那一雙水汪汪的眼光儘在一處疑視，我們若跟了他的視線看去就能看出一張蒼白的長圓的臉兒來。這就是

○呀！

○昨天睡了一天，今天又睡了大半日，到午後三點鐘的時候，纔從被裏起來，看看熱度不高，她的母親也由她去了。○起床洗了手臉，正想出去散步的時候，她的朋友那兩個女學生來了。

「請進來，我正想出去看你們呢！」（○的話）

「你病好了麼？」（第一個女學生）

「起來也不要緊的麼？」（第二個女學生）

「這樣惱人的好天氣，誰願意睡着不起來呀！」

「晚上能出去麼？」

「聽說伊先生今晚在教會裏說教。」

「你們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是C夫人說的。」

「剛纔唱讚美詩的時候說的。」

「我應該早一點起來，也到C夫人家去唱讚美詩的。」

在的家裏有了這會話之後，過了三個鐘頭，三個女學生就在北的小教會裏聽伊人的演講了。

伊人平平穩穩的說完了之後，聽了幾聲鼓掌的聲音，就在講壇

上走了下來。聽的人都站了起來，有幾個人來同伊人握手攀談，伊人心裏雖然非常的想跑上~~心~~邊~~心~~身去問她的病狀，然而看見有幾個青年來和他說話，不得已只能在火爐傍邊坐下了。說了十五分鐘閉話，聽講的人都去了，女學生也去了，也去了，只 K 與 B，和牧師還在那裏。看看伊人和幾個青年說完了話之後，~~心~~就光着了兩雙眼睛，問伊人說：

「你說的輕富尊貧，是與現在的經濟社會不合的，若說個個人都不講究致富的方法，國家不就要貧弱了麼？我們還要念什麼書，商人還要做什么買賣？你所講的與你們搗亂的中國，或者相合也未可知，與日本帝國的國體全是反對的。什麼社會主義呀，無政府主義呀，那些東西是我所最恨的你講的簡直是煽動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的話，我是大反對的。」

K也擊了兩手叫着說：

“Es, es, alright, alright, mista B. yare yare!”

(不錯不錯，贊成贊成，B君講下去講下去！)

(Yare-yare 是日本語，翻譯出來就是 Bravo, Bravo, 或者 Go on
to on! 的意思。)

和伊人談話的幾個青年裏邊的一個年輕的人忽站了起來對B說：

「你這位先生大約總是一位資本家裏的食客。我們工人勞
働者的受苦，全是因為了你們資本家的緣故吓！資本家就是
因為有了幾個臭錢，便那樣的作威作福的兇惡起來，要是大家
沒有錢，倒不是好麼？」

「你這黃口的小孩，曉得什麼東西！」

「放你的屁！你任有錢的大老官那裏拍拍馬屁，到要罵起人

來！……」

B，和那個青年差不多要打起來了，伊人獨自一個就悄悄的走到外面來，北條街上的商家，都已經睡了，一條靜寂的長街上，灑滿了寒冷的月光，從北面吹來的涼風，夾了沙石，打到伊人的面上來。伊人打了幾個冷瘧，默默的走回家去，走到北條火車站前，折向東去的時候，對面遇着幾個微醉的勞働者，幽幽的唱着了鄉下的小曲過去了。勞働者和伊人的距離漸漸兒的遠起來，他們的歌聲也漸漸兒的幽了下去，在這春寒陡峭的月下，在這深夜靜寂的海岸漁村的市上，那尾聲微顫的勞働者的歌音，真是哀婉可憐。伊人一邊默默的走去，俯首看着他在樹影裏出沒的影子，一邊聽着那勞働者的淒切悲涼的俗曲的歌聲，忽然覺得鼻子裏酸了起來，O對他講的一句話，他又想出來了：

「你確是一個住的悶脫列斯脫！」

伊人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鐘的光景，房裏火鉢內的炭火早已消去了。午後五點鐘的時候從海上吹來的一陣北風，把內房州一帶的空氣吹得冰冷，他寫好了日記，正在改讀的時候，忽然打了兩個噴嚏。衣服也不換，他就和衣的睡了。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伊人覺得頭痛得非常，鼻孔裏吹出來的兩條火熱的鼻息，難受得很。房主人的女兒拿火來的時候，他問她要了一壺開水，他的喉音也變了。

「伊先生，你感冒了風寒了。身上熱不熱。」

伊人把檢溫計放到腋下測一測，體熱高到了三十六度六分。

他講話也不願意講，只是沈沈的睡在那裏。房主人來看了他兩次，午後三點半鐘的時候C夫人來看他的病，他對她道了一聲謝，就

不再說話了。晚上C夫人拿藥來給他的時候，他聽夫人C說：

「O也傷了風，體熱高得很，大家正在那裏替她憂愁。」

禮拜二的早晨，就是伊人傷風後的第二天，他覺得更加難受，看看體熱已增加三十九度二分了。C夫人替他去叫了醫生來一看，醫生果然說：

「怕他要變成肺炎，還不如使他入病院的好。」

午後四點鐘的時候在夕陽的殘照裏，有一乘寢台車，從北條的入幡海岸走上北條市的北條病院去。

這一天的晚上，北條病院的樓上朝南的二號室裏，幽暗的電燈光光的底下，坐着了一個五十歲前後的禿頭的西洋人和C夫人在那裏幽幽的談議，病室裏的空氣緊迫得很。鐵床上白色的被褥裏，有一個清瘦的青年睡在那裏。若把他那瘦骨稜稜的臉上的兩點被體

熱蒸燒出來的紅影和口頭的同微虫似的氣息拿去了，我們定不能辨別他究竟是的蠟人呢或是肉體。這青年便是伊人。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作了

迷娘的歌

葛迪，

Mignon

Goethe.

那檸檬正開的南鄉，你可知道？

金黃的橙子，在綠葉的陰中光耀，

柔軟的微風，吹落自蒼空昊昊，

長春樹靜，月桂枝高。

那多情的南國，你可知道？

我的親愛的情人，你去也，我亦願去南方，與你終老！

你可知道，那柱上的屋梁，那南方的樓閣？

金光燦爛的華堂，光彩耀人的幽屋，

大理白石的人兒，立在那邊瞧我，

「可憐的女孩兒呀！ 你可是受了他人的欺辱？」

你可知道，那南方的樓閣？

我的恩人，你去也，我亦願去南方，與你同宿！

你可知道，那雲裏的高山，山中的曲徑？

山間的驢子在雲霧的中間前進，

深淵裏，有蛟龍的族類，在那裏潛隱，

險峻的危巖，巖上的飛泉千仞，

你可知道那雲裏的高山，山中的曲徑？
我的爸爸，我願一路的與你馳聘！

達夫譯

原书空白页

銀灰色的死

(上)

雪後的東京，比平時更添了幾分生氣。從富士山頂上吹下來的微風，總涼不了滿都男女的白熱的心腸。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恆的天空游動的那顆明星出現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鋪，都裝飾得同新郎新婦一樣，竭力的想多吸收幾個顧客，好添些年終的利澤。這正是貧兒富主，一樣多忙的時候。這也是逐客離人，無窮傷感的時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近邊，在一羣亂雜的住屋的中間，有一間樓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氣裏。這一家人家，在這年終忙碌的時候，好像也沒有什麼生氣似的。樓上的門窗，還緊緊的閉在那裏，金黃

的日球，離開了上野的叢林，已經高掛在海青色的天體中間，悠悠的在那裏笑人間的多了。

太陽光線，從那緊閉的門縫中間，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時候，他那一雙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睜開了。他大約已經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在黑威威的房裏的光線裏，他的臉色更加覺得灰白，從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顴骨，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窩看來，他定是一個清瘦的人。

他開了半隻眼睛，看看桌上的鐘，長短針正重疊在X字的上面。開了口，打了一個呵欠，他並不知道他自家是一個是悲劇的主人公，仍舊嘶嘶的睡着了。醒半覺的睡了一忽，聽着間壁的掛鐘打了十一點之後，他纔跳出被來。胡亂的穿好了衣服，跑下樓來，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雙破皮鞋，跑上外面去了。

他近來的生活狀態，比從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從十月底到如今，兩個月的中間，他每晝夜顛倒的，到各處酒館裏去喝酒。東京的酒館，當爐的大約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婦。他雖然知道她們是想騙他的金錢。所以肯同他鬧，同他樂的，然而一到了太陽西下的時候，他總不能在家裏好好的住着，有時候他想改過這惡習慣來，故意到圖書館裏去取他平時所愛讀的書來看，然而到了上燈的時候，他的耳朵裏，忽然有各種悲涼的小曲兒的歌聲聽見起來。他的鼻孔裏，有脂粉，香油，油沸魚肉，香煙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來。他的書的字裏行間，忽然跳出一個紅白的臉色來。一雙迷人的眼睛，一點一點的擴大起來。同薔薇花苞似的嘴唇，漸漸兒的開放起來，兩顆笑靨，也看得出來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齒，也看得出來了。他把眼睛一閉，他的面前，將有許多妙年山婦女坐在紅燈的影裏，微微的

在那裏笑着。也有斜視他的，也有點頭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脫下來的，也有把雪樣嫩的纖手伸給他的。到了那個時候，他總不知不覺的跟了那隻纖手跑去，同做夢的一樣，走了出來。等到他的懷裏有溫軟的肉體坐著的時候，他纔知道他是已經不在圖書館內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這樣的一家酒館裏坐到半夜過後，一點鐘的時候，纔走出來，那時候他的神致已經不清了，在路上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看看四面並沒有人影，萬戶千門，都寂寂的閉在那裏，祇有一行參差不齊的門燈黃黃的投射出了幾處朦朧的黑影。街心的兩條電車的路線，在那裏放燐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學的鐵闌干，仰起頭來就看見了那十二夜的明月，同銀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眼向四面一看，纔知道清淨的電車線路上，電柱上，電線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頂上，都洒滿了同霜似的面

光。他覺得自家一個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風浪後的船夫，一個人在北極的雪世界裏漂泊的樣子。背靠着了鐵砧，他儘在那裏看月亮。看了一會，他那一雙衰弱的老犬似的眼睛裏，忽然滾下了兩顆淚來。去年夏天，他結婚時候的景象，同走馬燈一樣的，旋轉到他的眼前來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嶺，一面寬廣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氣味蒸發過來的樣子。立在山中的平原裏，向這空空蕩蕩的方面一望，我們便能生出一種靈異的感覺出來，知道這天空的低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頭的區中，有幾點人家，沿了一條同曲線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間。有一天多情多夢的夏天的深更，因為天氣熱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會，又從床上走了起來，到朝溪的窗口去納涼去。燈火已經吹滅了，月光從

窗裏射了進來。在藤椅上坐下之後，他看見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臉上。定睛一看，他覺得她的臉色，同大理白石的彫刻沒有半點分別。看了一會，他心裏害怕起來，就不知不覺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上去。

「怎麼你的面上會這樣涼的？」

「輕些兒罷，快三更了，人家已經睡着在那裏，別驚醒了他們

。」

「我問你，唉，怎麼你的面上會一會兒血氣都沒有呢？」

「所以我總是要早死的呀！」

聽了她這一句話，他覺得眼睛裏一霎時的熱了起來

麼緣故，他就忽然伸了兩手，把她緊緊的抱住了。他的面上的時候，他覺得她的眼睛裏，也有兩條同山泉似的

來。他們兩人肉貼肉的泣了許久，他覺得胸中漸漸兒的舒爽起來，望望窗外看，遠近都洒滿了皎潔的月光。抬頭看看天，蒼蒼的天空裏，有一條薄薄的雲影，浮在那裏。

「你看那天河……」

「大約河邊的那顆小小的星兒，就是我的星宿了。」

「什麼星呀？」

「織女星。」

說到這裏，他們就停着不說下去了。兩人默默地坐了一會，他又眼看着那一顆小小的星，低聲的對她說。

「我明年未必能回來，恐怕你要比那織女星更苦咧。」

他靠住了大學的鐵欄杆，呆呆的儘在那裏對了月光追想這些過去的情節。一想到最後的那一句話，他的眼淚更連連繼續的流了下來。

來。他的眼睛裏，忽然看得見一條溪水來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他的眼睛裏來。沿窗擺着的一張漆的桌子，也映到他的眼睛裏來。桌上的一張半明不滅的洋燈，燈下坐着的一個二十歲前後的女子，那女子的蒼白的臉，一雙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綫，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他的眼睛裏來。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搖了一搖頭，便自言自語的說。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個電報，總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總也是真的。可憐她吐血吐到氣絕的時候，還在那裏叫我的名字。」

一邊流淚，一邊他就站起來走。他的酒已經醒了，所以他覺得冷起來。到了這深更夜半，他也不願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獄似的家裏去。他原來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裏的，他住的樓上，也沒有火鉢

，也沒有生氣，只有幾本舊書，橫攤在黃灰色的電燈光裏等他，他愈不願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上野的火車站去。原來日本火車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車室裏，有火爐生在那裏，他上火車站去，就是想去烤火去的。

一直的走到了火車站，清冷的路上並沒有一個人同他遇見，進了車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長廊上，祇看見兩排電燈，在那裏黃黃的放光。賣票房裏，坐着了二三個女事務員，在那裏打呵欠。進了二等待車室，半醒半睡的坐了兩個鐘頭，他看看火爐裏的火也快完了。遠遠的有機關車的車輪聲傳來。車站裏也來了幾個穿制服的人在。那裏跑來跑去的跑。等了一會，從東北來的火車到了。車站上忽然熱鬧起來，下車的旅客的脚步聲同種種的呼喚聲，混作了一處，傳到他的耳膜上來，跟了一羣旅客，他也走出火車站來了。出了車站

，他仰起頭來一看，只見蒼色圓形的天空裏，有無數星辰，在那裏微動。從北方忽然來了一陣涼風，他覺得冷得難耐的樣子。月亮已經下山了。街上有幾個早起的工人。拉了車慢慢的在那裏行走，各店家的門燈，都像倦了似的在那裏放光。走到上野公園的西邊的時侯，他忽然長歎了一聲。朦朧的燈影裏，息息索索的飛了幾張黃葉下來，四邊的枯樹都像活了起來的樣子，他不覺打了一個冷噤，就默默的站住了。靜靜兒的聽了一會，他覺得四邊並沒有動靜，只有那工人的車輪聲，同在夢裏似的，斷斷續續的傳到他的耳朵裏來，他纔知道剛纔的不過是幾張落葉的聲音。他走過觀月橋的時候，只見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樓台都沈在酣睡的中間。兩行燈火，好像在那裏嘲笑他的樣子。他到家睡下的時候，東方已經灰白起來了。

(中)

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的好天氣。午前十一點鐘的時候，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套上了一雙破皮鞋，就跑出外面來。

在藍蒼的大蓋下，在和軟的陽光裏，無頭無腦的走了一個鐘頭的樣子。他纔覺得飢餓起來。身邊摸摸石，他的皮包裏，還有五元餘錢剩在那裏。半月前頭，他石石身邊的物件，都已賣完了，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個金剛石的戒指，當入當舖去。他的亡妻的最後的這紀念物，祇賣了一百六十元錢，用不上半個月，如今祇有五元錢了。

『亡妻呀亡妻！你饒了我罷！』

他淒涼了一陣，羞愧了一陣，終究還不得想不到他日下的緊急的事情上去。他的肚裏儘管在那裏噁哩咕嚕的響。他算算石這五元餘錢，斷不能在上等的酒館裏去吃得醉飽。所以他就決意想到他無

錢的時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館裏去。

那一家酒家，開設在植物園的近邊，主人是一個五十光景的寡婦，當傭的就是老寡婦的女兒，名叫靜兒。靜兒今年已經是二十歲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雙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種似的高鼻，不識是什麼理由，使得見她一面過的人、總忘她不了。並且靜兒的性質和善得非常，對什麼人總是一視同仁，裝着笑臉的。她們那裏，因為客人不多，所以並沒有廚子。靜兒的母親，從前也在西洋菜館裏當過傭的，因此她頗曉得些調味的妙訣。他從前身邊沒有錢的時候，大抵總跑上靜兒家裏去的，一則因為靜兒待他周到得很，二則因為他去慣了，靜兒的母親也信用他，無論多少，總肯替他掛帳的。他酒醉的時候，每對靜兒說他的亡妻是怎麼好，怎麼好，怎麼被他母親虐待，怎麼的染了肺病，死的時候，怎麼的盼望

他。說到傷心的地方，他每流下淚來，靜兒有時候也肯陪他哭的。他在靜兒家裏進出，雖然還不上兩個月，然而靜兒待他，竟好像同待幾年前的老友一樣了。靜兒有時候有不快活的事情，也都告訴他的。據靜兒說，無論男人女人，有秘密的事情，或者有傷心的事情的時候，總要有一個朋友，互相勸慰的能够講講纔好。他同靜兒，大約就是一對能互相勸慰的朋友了。

半月前頭，他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聽來的，只聽說『靜兒要嫁人去了』。他因爲不願意直接把這話來問靜兒，所以他只是默默的在那裏察靜兒的行狀。因爲心裏有了這一條疑心，所以他覺得靜兒待他的態度，比從前總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天將夜的時候，他正在靜兒家裏坐着喝酒，忽然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靜兒見了這男人，就丟下了他，去同那男人去說話去。靜兒走開了，所以他祇

能同靜兒的母親去說些無關緊要的閑話。然而他一邊說話，一邊却在那裏注意靜兒和那男人的舉動。等了半點多鐘，靜兒還儘在那裏同那男人說笑，他等得不耐煩起來，就同傷弓的野獸一般，匆匆的走了。自從那一天起，到如今却有半個月的光景，他還沒有上靜兒家裏去過。同靜兒絕交之後，他喝酒更加喝得利害，想他亡妻的心思，也比從前更加沈痛了。

「能互相勸慰的知心好友！我現在上那裏去找得出這樣的一個朋友呢！」

近來他於追悼亡妻之後，總想到這一段結論上去。有時候他的亡妻的面貌，竟同靜兒的混到一處來。同靜兒絕交之後，他覺得更加哀傷更加孤寂了。

他身邊摸摸看，皮包裹的錢祇有五元餘了。他就想把這事作了

口實，跑上靜兒的家裏去。一邊這樣的想，一邊他又想起『坦好直』(Tannhauser)裏邊的『查縣罷哈』(Wolfram von Eschenbach)來。

『千古的詩人查縣罷哈(Eschenbach)呀！我佩服你的大量。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潔的心情來愛『愛利查陪脫』。(Elisabeth)』

想到這裏，他就唱了兩句『坦好直』裏邊的唱句，說。

Dort ist sie ;—nahe dich ihr ungestoert !

So flieht fuer dieses Leben

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 !

(Wagners Tannhaeuer Zweiter Afzug 2. Auftritt)

(你且去她的裙邊，去算清了你們的相思舊債！)

（可憐我一生孤冷！你看那鏡裏的名花，又成了泡影！）
念了幾遍，他就自言自語的說。

『我可以去的，可以上她的家裏去的，古人能夠這樣的愛他的情人，我難道不能這樣的愛靜兒麼？』

看他的樣子，好像是對了人家在那裏辯護他目下的行為似的，其實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並沒有人在那裏責備他。

遲遲的走到靜兒家裏的時候，她們母女兩個，還剛纔起來。靜兒見了他，對他微微的笑了一臉，就問他說。

『你怎麼這許久不上我們家裏來？』

他心裏想說。

『你且問問你自家看罷。』

但是見了靜兒那一副柔和的笑容，他什麼也說不出來。所以他

只回答說：『我因為近來忙得非常。』

靜兒的母親聽了他這一句話之後，就佯瞋佯怒的問他說：

『忙得非常？靜兒的男人說近來你時常上他家裏去喝酒去的呢。』

靜兒聽了她母親的話，好像有些難以爲情的樣子，所以叫他母親說：

『媽媽！』

他看了這些情節，就追問靜兒的母親說：

『靜兒的男人是誰呀？』

『大學前面的那一家酒館的主人，你還不知道麼？』

他就回轉頭來對靜兒說：

『你們的婚期是什麼時候？恭喜你，希望你早早生一個兒子，

我們還要來吃喜酒哩。

靜兒對他呆看了一忽，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停了一會，靜兒問他說，「你喝酒麼？」

他聽她的聲音，好像是在那裏顫動的樣子。他也忽然覺得淒涼起來，一味悲酸，同暈船的人的嘔吐似的，從肚裏擠上心來。他覺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祇能把頭點了幾點，表明他是想喝酒的意思，他對靜兒看了一眼，靜兒也對他看了一眼，兩人的視線，同電光似的閃發了一下，靜兒就三腳兩步的跑出外面去替他買下酒的菜去了。

靜兒回來了之後，她的母親就到廚下去做菜去，菜還沒有好，酒已經熱了。靜兒就照常的坐在他面前，替他酌酒，然而他總不敢抬起頭來看靜兒一眼，靜兒也不敢仰起來看他。靜兒也不言語，他

也只默默的在那裏喝酒。兩人呆呆的坐了一會，靜兒的母親從廚下叫靜兒說。

「菜做好了，來拿了去罷！」

靜兒聽了這話，却兀的不動。他不知不覺的偷看了一眼。靜兒好像在那裏落淚的樣子。

他胡亂的喝了幾杯酒，吃了幾盤菜，就歪歪斜斜的走了出來。外邊街上，人聲嘈雜得很。穿過了一條街，他就走到一條清靜的路上去。走了幾步，走上一處朝西的長坂的時候，看看太陽已經打斜了。遠遠的回轉頭來一看，植物園內的樹林的梢頭，都染了一片絳黃的顏色。他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對了西邊地平線上溶在太陽光裏的遠山，和遠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殘陽，都起了一種惜別的心情。呆呆的看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身，背負了夕陽的殘照，向東的走上

長坂去了。

同在夢裏一樣，昏昏的走進了大學的正門之後，他忽聽見有人叫他說。

『Y君，你上那裏去！年底你住在東京麼？』

他仰起頭來一看，原來是他的一個同學。新剪的頭髮，穿了一套新做的洋服，手裏拿了一隻旅行的籐篋，他大約是回家去過年去的。他對他同學一看，就作了笑容，慌慌忙忙的回答說：

『是的，我什麼地方都不去，你回家去過年去麼？』

『對了，我是回家去的。』

『你見你情人的時候，請你替我問問安罷。』

『可以的，她恐怕也在那裏想你咧。』

『別取笑了，願你平安回去，再會再會。』

「再會再會，哈……」

他的同學走開了之後，他一個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學園中，呆呆的立了許多時候，好像瘋了似的。呆了一會，他又慢慢的向前走去，一邊却自言自語的說：

『他們都回家去了。他們都是有家庭的人。oh home! sweet home!』

他無頭無腦的走到了家裏，上了樓，在電燈底下坐了一會，他那昏亂的腦髓，把剛纔在靜兒家裏聽見過的話想了出來：

『不錯不錯，靜兒的婚期，就在新年的正月裏了。』

他想了一會，就站了起來，把幾本舊書，捆作了一包，不慌不忙的把那一包舊書拿到學校前邊的一家舊書鋪裏來。辦了一個天大的交涉，把幾個大天才的思想，僅僅換了九元餘錢，有一本英文的

詩文集，因為舊書鋪的主人，還價還得太賤了，所以他仍舊不賣。

得了九元餘錢，他心裏雖然在那裏替那些著書的天才抱不平，然而一邊他却滿足得很。因為有了這九元餘錢，他就可以謀一晚的醉飽，並且他的最大的目的，也能達得到了。（就是用幾元錢去買些禮物送給靜兒。）

從舊書鋪走出來的時候，街上已經是黃昏的世界了，在一家賣女子用的裝飾品的店裏，買了些麗綳（Ribbon）犀簪（Ornament hair pin）同兩瓶紫羅蘭的香水，他就一直的跑上靜兒的家裏來。靜兒不在家，她的母親只一個人在那裏烤火。見他又進來了，靜兒的母親好像有些嫌惡他的樣子，所以問他說。

「怎麼你又來了？」

「靜兒上那裏去了？」

「去洗澡去了。」

聽了這話，他就走近她的身邊去，把懷裏藏着的那些麗糊香水拿出來，對她說：

「這一些兒微物，請你替我送給靜兒，就算作了我送給她的嫁禮罷。」

靜兒的母親見了那些禮物，就滿臉的裝起笑容來說：

「多謝多謝，靜兒回來的時候，我再叫他來道謝罷。」

他看看天色已經晚了，就叫靜兒的母親再去替他燙一瓶酒，做幾盤菜來。他喝酒正喝到第二瓶的時候，靜兒回來了。靜兒見他又坐在那裏喝酒，不覺呆了一呆，就問他說

「啊，你又……」

靜兒到廚下去轉了一轉，同她的母親說了幾句話，就回到他那

裏來。他以為她是來道謝的，然而關於剛纔的禮物的話，她却一句也不說，呆呆的坐在他的面前，儘一杯一杯的在那裏替他斟酒。到後來他拚命的叫她取酒的時候，靜兒就紅了兩眼，對他說：

『你不喝了罷，喝了這許多酒，難道還不夠麼？』

他聽了這話，更加痛飲起來。他心裏的悲哀的情調，正不知從那裏說起纔好，他一邊好像是對了靜兒，已經復了仇，一邊好像是在那裏哀悼自家的樣子。

在靜兒的床上醉臥了許久，到了半夜後二點鐘的時候，他纔跟踉蹌蹌的跑出靜兒的家來。街上岑寂得很，遠近都洒滿了銀灰色的月光，四邊並無半點動靜，除了一聲兩聲的幽幽的犬吠聲之外，這廣大的世界，好像是已經死絕了的樣子。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他又忽然遇着了個賣酒食的夜店。他摸摸身邊看，袋裏還有四五張

五角錢的鈔票剩在那裏。在夜店裏他又重新飲了一個盞量。他覺得大地高天，和四周的房屋，都在那裏旋轉的樣子。倒前衝後的走了兩個鐘頭，他只見他的面前現出了一塊大大的空地來。月光的涼影，同各種物體的黑影，混作了一團，映到他的眼睛裏來。

「此地大約已經是女子醫學專門學校了，」

這樣的想了一想，神致清了一清，他的腦裏，又起起痙攣來。他又不是現在的他了。幾天前的一場情景，又同電影似的，飛到他的眼面前來。

天上飛滿了灰色的寒雲，北風緊得很。在落葉蕭蕭的樹影裏，他站在上野公園的精養軒的門口，在那裏接客。這一天是他們同鄉開會歡迎W氏的日期。在人來人往之中，他忽然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穿了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不迫的走來赴會。他

初起見她面的時候，不覺呆了一呆。等那女子走近他身邊的時候，他纔同夢裏醒轉來的人一樣，慌慌忙忙的走上前去，對她說：

「你把帽子外套脫下來交給我罷。」

兩個鐘頭之後，歡迎會散了。那時候差不多已經有五點鐘的光景。出口的地方，取帽子外套的人，擠得利害。他走下樓來的時候，見那女子還沒穿外套，呆呆的立在門口。他就走上去問她說，

「你的外套去取了沒有？」

「還沒有。」

「你把那銅牌交給我，我替你去取罷。」

「謝謝。」

在蒼茫的夜色中，他見了她那一副細白的牙齒，覺得心裏爽快

套穿上了。她回轉頭來看了他一眼。就急急的從門口走了出去。他追上了一步，放大了眼睛看了一忽，她那細長的影子，就在黑暗的
中間消滅了。

想到這裏，他覺得她那纖軟的身軀剛在他面前擦過的樣子。

『請你等一等罷！』

這樣的叫了一聲，上前衝了幾步，他那又瘦又長的身體，就橫
倒在地上了。

月亮打斜了。女子醫學校前的空地上，又增了一個黑影。四邊
靜寂得很。銀灰色的月光，灑滿了那一塊空地，把世界的物體都淨
化了。

(下)

十二月二十
晨，太陽依舊由東方的昇了出來。太陽的

光線，射到牛込，^上前的小場的時候，有個役所的老僕，拿了一張告示，貼上揭示場的板上來。那一張告示說：

行路者，

年齡約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長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黃，顴骨頗高，髮長數寸，亂披額上，此外更無特徵。

衣黑色嘔嘸舊洋服。衣袋中有Ernst Dowsons Peers and Prose一冊，五角鈔票一張，白綾手帕一方，女人物也，上有SS等略字。

身邊有黑色軟帽一，穿黃色淺皮鞋，左右各已破損。

病爲腦溢血。死後約可四點鐘。本月二十六日午前九時，在牛込若松町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前之空地上發見。因不知死者姓名住址。故爲代付火葬。

牛込區役所